



毛詩考

四七二
863
3



門 112
歸 863
卷 3



毛詩考卷十五

小雅 雅者正樂正聲也 小雅者王政之小者也

鹿鳴之什第一

鹿鳴 燕群臣嘉賓也

天子燕王人諸侯之詩也序

飲大學廣其用也昧序者不知鹿鳴本為天子之詩風雅素矣

既飲食之

古文也人情非飲食

不親

又實幣帛筐篚

實字親切古文也飲有酬幣食有侑幣

以將其

厚意

將幣所以

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上以厚意

親下則下皆感悅盡心勤勞王事也上不親下則下欲盡其心亦有不得者故曰得鹿鳴親之至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嘉賓之歌樂而歡燕焉通篇以



二句興四句，子曰：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興體以是為規矩，而古義可推新語。鹿鳴以仁求其羣，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也。歌絲竹以燕樂之。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其行幣帛以燕樂之也。笙簧卒章於和樂言。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鼓瑟承筐自鹿鳴則嘉賓得禮而歡燕比主意所在也。故曰好我言善飲我酒歡洽也。賓之好我既如是，願又語周行以終其好焉。是因旅語言之，或以是句為通篇骨子。經生哉。周行至道大禮記與私惠反應。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以呦鹿之仁於友與嘉賓德音孔昭 德音即德也。但德音受呦呦是詩人道所以為 王言也。 視民不忮 視民古書多示字上出忮左傳

賓德音孔昭 德音即德也。但德音受呦呦是詩人道所以為 王言也。 視民不忮 視民古書多示字上出忮左傳

視民不忮 視民古書多示字上出忮左傳

君子是則是傲 言儀刑君子也。子曰：能補過引作 效孟倍子可則效已矣。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嘉賓刑先哲是古義也。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旨酒須燕以敖不醉無歸。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旨酒須燕以敖不醉無歸。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左傳：鹿鳴君所以知華亦賴 蒿非蒹。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嘉賓君也。國語：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嘉賓本稱君人者。故穆叔不敢當而讓於君也。可見本是天子燕公卿諸侯鼓瑟鼓琴足利古本作鼓琴鼓瑟是子首之詩。鼓瑟鼓琴章一例。然以韻推之，諸本似得真。

和樂且湛 湛是浸漬之義。 我有旨酒 言為嘉賓。 醉無歸之意。 以燕樂嘉賓之心。 非亦見不必就。

以燕樂嘉賓之心 非亦見不必就。

心字瑣說一章言周行二章言德音而卒章獨述燕樂之事与采薇之卒章一格也可併看

鹿鳴三章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四牡皇華之使臣皆王人也與鹿鳴之羣臣同後通用之

諸侯以勞歸使又以勞聘使序舉本義也○先勞而後遣蓋因禮之輕重也采微三篇亦遣一首而勞二首

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一句簡而義備矣國語穆叔曰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勤即功也章即知也拜即說也古言古事相符若是○中庸遜世而不見知

四牡駢駢周道倭倭通篇使臣自述之辭也下篇同

子魯通一義倭倭回遠與爾雅遜迤沙丘注旁行連延是亦相通○首章未知四牡為何馬二章而始知其有駱馬至卒章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馬斐斐而道悠悠以王事故不得歸父母在堂何時歸而定省

四牡駢駢嘽嘽駱馬傳云駢駢行不止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啓居且不遑何以省父母乎心徒傷悲而已○舊說啓處字別

解之云啓跪處坐案說跪而居亦通○長道悠遠受以我心傷悲行馬喘息受以不遑啓處是巧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鳩氏司徒取其孝也

使臣陟岵之情方動於內故感於途中所見而詠歌之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有鶴翩翩或飛或下遂入于苞栩以比人皆奔命營求以承父母歡焉因自歎曰我獨勞王事而不遑養我老曾是微禽之不若也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其意同○以反興說之亦通騅取其孝則同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鵠羽比已失所而受

人得所而自歎不遑供
養蓋鴛羽其本於此欲
使臣自歎之辭以王事靡盬
為眼目所以風厲之
自存焉此王事也雖傷悲
敢以不遑供養非失子之
道也臣節所
在父母亦何謂不孝之子
矣君之教不獨皇華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
為來諗故旋車也皇華曰
載驅此曰載豈不懷歸是
用作歌將母來諗
不得
歸故姑且作歌來慰耳以
使臣之來為諗父母之
養詩哉詩哉夫使臣皆仕
而有爵祿者榮而論之士
大夫多無父者故以將母
成辭作詩者提其多類
施之群臣故也折父言母
而不及父亦是意也

四牡五章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君天子也此以君臣成辭
文相變天保以上下對言

又曰君能下下湛露形弓與諸侯對故
稱天子不知者以是君為通於諸侯
樂遣使臣之時天子親蒞具飲食之禮
奏金石之樂以餞之也疏大誤是一句
非孔門君子不能繫古言遠而有光華也
是詩乃言愈遠而愈有光華也
華也遠以釋彼原隰光以釋皇華以釋
華而首章之比意燁然發五色矣舊說
不及是句簡悉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煌
煌之選天朝窻窻荷諸其身以臨照
諸侯所至莫不歎美之夫使臣膺才能
命亦存焉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先晉語引之曰風馳驟疾行不遑啓
處大雅征夫捷捷每懷靡及駉駉命
也靡及言汲汲為不及事也

送之以禮

之道闕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作常棣以親之使天子治不忘亂以篤同姓使兄弟之國知封建之為亂世藩屏以獎王室蓋周公之志也正故作常

棣焉作常棣有喪亂之事故序舉管蔡示之故作常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其華鄂然韡然甚美以比兄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今即平世也唯親

多樂事友生之歡或加兄弟唯君子不忘喪亂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咸畏厭溺之畏也喪亂日久今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左傳我

大衆雖聚唯兄弟有互相死生之情焉三軍之懼

死喪之大者是言兄弟至情見於逆境○蓋周公曰後世有亂則夾輔王室任憂致命必兄弟之國也故在治日而不可不盡恩意焉此周公所以主訓告成王欽

脊令在原與兄弟急難水鳥失所飛鳴益躁以與兄

每有良朋親訓每有雖有

況也永歎况益也

出傳訓茲蓋滋也出車箴得之况歎言歎又歎而

已孟子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韡非子群臣

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字法相似况况

多例或云况况發語詞或云况况此也案其義無據且

命者必兄弟也在異族雖大國未易怙及我滅宗

周晉鄭衛實羽翼平王兄弟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

此亦詠亂世之事也。故下以左傳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故以親屏周。大雅天子之詩。古人之論。每有良朋。燕兄弟則曰每有良朋。燕與古序如貫。朋友則曰兄弟無遠。是周公親之厚也。烝也無戎。釋言烝。塵也。戎。相也。即親是詩者不及鬩兄弟。其無小忿。後世若有侮王室者。必不公曰。雖兄弟不無小忿。後世若有侮王室者。必不以小忿廢認親。當要結同姓以禦之。舍同而就異。非萬全之道也。吁。歌之以燕諸姬。其感激如何哉。喪亂既平。既安且寧。是章言平也。自然之弊。以發起有及寧。告寧文。此安寧。雖有兄弟不如女生。是聖言上下無虞。日用娛樂。盡人情者也。危事亡而樂事起。人情自然。從己氣稟所合。故然。不如女生句。反應首章莫如兄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

是章言平也。自然之弊。以發起有及寧。告寧文。此安寧。雖有兄弟不如女生。是聖言上下無虞。日用娛樂。盡人情者也。危事亡而樂事起。人情自然。從己氣稟所合。故然。不如女生句。反應首章莫如兄弟。

儉爾籩豆飲酒之飲

受上章盛言大平親親之歡也。思患難相救之為天性。則不親兄弟而親友生。非悖德乎。○飲只是饜也。兄弟賜之飲。而非立成之飲。故釋言以私親之。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兄弟具列籩豆。飲酒相樂也。兄弟言中心相愛也。親言訓屬亦依意之意。山海經少具孺。帝顛頊於此。棄其琴瑟。莊子鳥鵲孺魚傳沫。

既具和樂且孺

兄弟具列籩豆。飲酒相樂也。兄弟言中心相愛也。親言訓屬亦依意之意。山海經少具孺。帝顛頊於此。棄其琴瑟。莊子鳥鵲孺魚傳沫。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之燕室。內亦雍熙。以扶歡之意。巧哉。○以下雖二章六句。二貫中庸。兄弟既所引及左傳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可見。兄弟既

翁和樂且湛

妻子瑟琴以鼓。兄弟之歡。其和樂不其恩意。所以異於異姓也。故舉妻子以著。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兄弟和樂。則室家妻帑亦得安。逸無事也。夫妻子好合。則兄弟

和兄弟和則妻子樂和樂所自旋相為本是六句之貫也上視諸姬如一家則諸姬親上而王室以寧六句言妻子妻帑不外兄弟於室家之義也是究是圖豈其然乎二句篇以訓人異格也詩意既終乃繫訓戒之辭曰能考誓前章之義親睦兄弟宜如是其然也哉弟子職有是協是誓句酷似口周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歌其常棣乎管蔡為僂成王因少恩於同姓亦不可知周公慮異日之不虞故特加是二句歟○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死喪章可以見周公所以閉也管蔡忘孔懷之情失脊令之義闕于牆而哀于原濕者也

常棣八章

首章發通篇而前三章言亂世後三章言治世而卒章結通篇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公卿大夫及諸侯之異姓者朋友鄭注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案義疏凡世臣遺老皆是鄭萃其一耳天子又友諸侯是得之

自天子至于庶人

親喬木幽谷

未有不須友以成者鳥

嚶嚶有叩須我友之意

親親以睦

親即諸父兄弟也是詩雖主異姓而同姓亦有朋友

故舊疏云指上常棣非也

友賢不棄

即求友生也

棄不遺

則民德歸厚矣

終和且平也序發明首章之義大意存焉故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賦也是詩獨格後章起句更奇

古義伐木驚起谷鳥而鳥鳴與伐木相應丁丁嚶嚶是朋友相切相磋之意也下曰出自幽谷則

王道藝進脩時事也賦中蓋

寓是義切直即切磋會韻耳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鳴矣求其友聲

在谷鳴多時出而遷亦鳴不已也

子今為君父之意也造語婉轉義可兩通

嚶其

然上六句，下六句，意一往而又起。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伐木者感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山谷幽邃，人有伐其木者，下

以鳴，既而飛，遷喬木，猶不停其鳴，靜而聽之，其聲

似求其群，可以在谷者，於是其人投斧斤，歎曰：飛鳥猶

求其群，可以人而不求其友乎？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詩人取芻蕘一佳話，詠歌之，乃曰：此言

觀心，神將資以和平之福矣。天子親公卿諸侯，得其

謂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他日周公嘉成，王曰：無

怨無惡，率由羣匹，欲使成王得公卿諸侯之歡心，

是公之至忠也。常棣伐木行，則王室乃盤石也。

伐木許許，醜酒有藇。賦也。許，猶所說文所伐木

聲也。古音通已。朱子據淮南為

舉重勸力之歌。然則伐木者，本感所自也。未字藇，美

自。〇二章三章，仍言伐木者，本感所自也。未字藇，美

含首章十二句之意，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與下

是鳥而醜酒，速友也。二句應故曰：既諸父

故友之同姓者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今日不

請來，無以適不來，故竟不顧我也。凡人有

厭心，則託他故不來，故致其殷勤如此。於粢酒

婦陳饋，八簋。進物曰饋。黍稷在簋，稻粱在籩。諸父

也。食在廟，燕在寢，食重於燕，其實互。既有肥牡，以

相備也。燕詩而及食，禮亦廣厚意也。速諸舅，呼叔父者，是諸父

舅親疏之殺也。按，膚說也。寧適不來，微我有咎。適

是詩主異姓，故言禮重者。伐木于阪，醜酒有衍。水溢曰衍。藇，言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其美衍言其多，邊豆有踐，兄弟

有左。〇傳云：微無也。今從之，訓非亦通。

他故非我所知，必不咎我而暇日請來，鄰詩無我

有左。〇傳云：微無也。今從之，訓非亦通。

他故非我所知，必不咎我而暇日請來，鄰詩無我

無遠兄弟亦民之失德乾餼以愆失德言志好相

餼不分人以獲行過案諸父諸舅尊行故曰寧適

不來兄弟則直曰無遠無禁辭猶曰撥細故必皆

來因告之曰人之失德其愆起自乾餼故一人不

具於心不安衍其酒踐其肴不少一人以同其虞

樂矣二句上屬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於我手湑之

言有無必設是酒也既曰醕酒有行而又曰有酒

無酒上下六句分段繁然周禮萍氏幾酒謹酒

則市沽者固有之天子有酒正酒人其無酒何哉

曰特以著厚意耳但牧人無牲則有買牲言羊或

耗敗也然則公酒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我訓坎坎

豈必常美成乎追我暇矣飲此湑矣使飲是湑也追

言鼓有喜聲者不愆時之辭也詩中多

舞有喜態出皆一意朱注失字義

天保伐木三章

天保下報上也臣下頌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降

其臣慈仁以成其政也是什三篇一轉以魚麗終

之則是句主常棣伐木繫之鹿鳴之三別自一轉

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歸政化之美於君詠福祿

未可知在何時鄭所謂答其歌者特言酬其歌之

意耳宋說主臆不取也春秋時有君歌鹿鳴之三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者盤石不磷金湯不易也亦

孔句篇首一出○上三章下三

章分爲兩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單厚猶豐厚也除

段是篇法俾爾單厚是以何等福不除而至矣頌云單厚

俾爾豐厚是以何等福不除而至矣○頌云單厚

心周語作豐曰豐厚也字通大雅爾土字暇章亦

孔之厚矣。○爾字十一，眷眷之意。見矣，皆爾而不泐，與尚書一例。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俾爾繁昌，是以萬物莫不盛多也。大雅君是詩，係天言之。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

華封所謂富也。而壽年多，男子戩穀是也。申以百禄，遐福。○穀，即福也。朱子訓，盡善安履，祿也。小雅，式穀以女，穀即福也。朱子訓，盡善安矣。而字，典穀，注遂，設。罄無不宜，受天百禄。蓋本殷爾，雅古訓，良堪痛哭。聲無不宜，受天百禄。受命咸宜，百禄。故天之降爾遐福，日亦不足也。是章，戩穀為主，而百禄，即戩穀之衆多也。遐福，即戩穀之永久也。天保定爾，以莫不興。言既庶而又興，起發作也。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

言天祿之高也。高而不危，所以長阜曰陵，岡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言天祿之滿，所以長守富也。此因百川注，河水勢日增，而言既興，而又日增，增盈也。○始提五如，以結卒章相對。

吉蠲為饔是用孝享

成王之唯能事宗廟而後可以保福祿矣。故特言之。周公為成王戒，密矣。且孝一字，甚緊，遍為爾德，亦唯刑於斯也。○朱注，吉言誨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案於字精切。然此系為饔言之，則拔除不祥，以致明潔之義也。左傳嘉粟旨酒，言祥敬以薦之旨。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禴，周禮爾雅，則祠禴嘗烝也。詩，主音節不拘。君曰公先公也。周禮，祀先王以袞冕，先公以鷩冕。君曰上爾萬壽無疆。君即公先王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神亦公先王也弔不弔吳天之

降此曰詒別天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爾雅質成也

猶未濟上九有字于飲食

群黎百姓徧為

爾德

遍為爾所教之德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祿乃全善頌中自含風規聖人之周於言也○神

如月之恒

日益滿也

如日之升

此言天祿之日益盛

唯今日福祿手猶將日盛大而施于無窮也○張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此言天祿之不易也

如其高此言終南而取其壽考工犀甲壽百年○九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言天祿之無

即子子孫孫引無極也故以取結日月南山雖盛

天保六章

采薇遣戍役也

單曰戍役則將率亦包焉采薇以

文王之時

采薇三篇文

西有昆夷之患

北有玁狁之難

采薇止言北役而不言

以天子之命

侯伯之師以王命行之雖春

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班固以采薇為懿王時以出車為襄王以後雜說哉故歌采

薇以遣之一遣詩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還車

出下文故是文畧勞其勞曰勞勤其勤曰勤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賦也是篇將士卒戍而還者之

詩若是首章至三章言戍人思室家之苦心而風厲以義者每章皆有之○以楊柳依依發則二三

月也至戍所而采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戍人既至

遣問日瞻望以思歸歲既莫而不得還也○前三章合將率士卒言之四章五章專言將率卒章又

合而言之通貴賤而同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終歲

一歌故所主在將率不遑啟居玁狁之故再言以風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既作者浸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自薇之柔曰歸未歸心憂傷以至歲莫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憊也載

飢載渴言苦惱如飢渴也匪飢匪渴德音來括亦一例形容我戍未定靡使歸

聘定平定也言胡塵未掃聘者遣使候安也家人無恙乎事煩不能馳一個含先公後私之義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柔者亦剛而不曰歸曰歸歲亦

陽止春日載陽日月陽止皆言春陽也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稱王事亦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以情告

我一去而不得歸來汝莫俟我矣歲雖既陽乎啓

處且不至之由焉王事多愆期故詠歌及之○左傳

吉賤不得來言適晉也親訓不俟不來也征夫不

來思婦勿俟之意。○靡室靡家，懷室家也。靡使歸聘，問室家也。是句告室家也。並以采薇起。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興也。爾說文作爾，常棣受上歲。

勵之辭也。句句。彼路斯何，君子之車。以路受爾，故

皆勸以義者。維何，革路。天子所錫，美和常之華。稱君子之車者，榮其竈也。疏云：左傳鄭子蟠魯叔孫豹王賜之大

得稱路也。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即路也。非唯車

敢定居，二月三捷。是車馬役身王事，何敢安處乎。必當屢勝以報上矣。觀於物而發志，感於賜而思

報德，人情也。聖人因情以作人，人作而師有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騤騤，強壯也。騤，言其

服習也。戎車既駕，加馬於車也。駕彼四牡，我乘其

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腓，非通用。叙言腓，隱也。儀

也。牛羊腓字之，亦庇也。鄭公得之，二句言。四牡翼翼，象

翼象，弭魚服。五章皆上四句，下四句分之。君子所

壯更端提起，故不復。口弭弓未受弦處，象齒飾之。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受一月三捷言之捷，而能戒。

奪情自奮者，借彼口而寓己意，故皆為自我勸以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戍人歸路之速感也。楊枝楊柳

殺遠別之人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北地雨雪，又

依依新葉，自一時。歸日未期，則春陽之感深矣。行

既上路，則雨雪之苦切矣。並以其所傷悲感辭。

道遲遲載渴載飢往來皆苦景行道亦不能駸駸

一意貫之其韻可釋○不惶二我心傷悲莫知我

哀春風吹柳人心方舒故國之人亦當想我歸來

之喜耳安知北地雨雪行路間閑之苦乎○卒

采薇六章

出車勞還率也師還而犒之故無風勵之意主序

篇法也每章八句一貫是章法也○遣札輕於勞札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故同歌賜不同日故異歌我自天子所謂

我來矣

文王以王命令之故曰天子所王召彼僕

夫謂之載矣

是詩之辭也六月載是常服王事多

難維其棘矣

急裝亟行是命車人僕夫之言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

二章言將率受命而出師○于

旃旒斯胡不旆旆

旃旒者前朱雀後玄武也胡不

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命為將率軍容

非是詩所交涉彼

也郊外謂之牧

句今曷不肅

離語氣不同

凶器赴死地

夫亦顏色滋憔悴也

中皆一義此將率自述之辭也

如是非將率實臨軍行而憂傷矣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三章言諸將從元帥也故北征遂襄

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彭彭衆盛如

方曰方蓋今交趾曰南交同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我將率也輔

元帥言龍旂之旗龍旂九旒南七西六北四詩於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即以彭彭之

以其衆執此出伐外寇也○我出我車再出是章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四章言往反周年之苦心○既

率憂勤以閔其勞叙室家有禮以慰其私何限烟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北地雪消而塗

華是出師於郊時所見也○黍稷雨雪特言其時以著征戍之

寒日滌凍塗此黍稷雨雪惱人同○戍役起程遲速

久不子采薇楊柳雨雪惱人同○戍役起程遲速

唯時黍稷後於楊柳載塗後於霏霏先

行先歸後往後來固不必合二篇如一

與上半首

不遑啓居

我雙膝不著

章相對

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左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戎狄是諸夏所

元帥在城簡書必多朱子以為天子策命義則通

有徵乎否○國語恐為諸侯載是義亦通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

西戎以秋故取於秋蟲上有懷

心忡忡

上半二章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采薇言夫

未見君子憂

懷妻出車

心忡忡

亦有憂心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采薇言夫

未見君子憂

懷妻出車

心忡忡

亦有憂心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采薇言夫

未見君子憂

懷妻出車

言妻懷夫杖杜言夫妻
相思立格之變可玩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亦室
之言也薄伐與六月同意但此主君子不淹於外言之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卒章言愷旋之歡景○萋萋新
芽良詩中皆然美諸將愷入故

累廉句以欣動之如東山之卒
倉庚喈喈采芣芣
章與采薇送別之結苦樂相反

祁
執訊獲醜
蓋執訊生口也
以訊誠告頌有獻誠獻因左傳子家使執訊而與

殺也又射衰老獲之射穀臣囚之囚生獲死也詩
執獲對文宜以死生別之朱注訊其魁首當訊問

者案王制左傳薄言還歸著其悠然歸來亦赫赫
之訊難說魁首

南仲玁狁于夷
○下半四章將率之言五章室家
衰者驅逐之也夷者寇退無事也

之言卒章君勞還之言與采薇立格不同而杖杜
對言征夫思婦之心三篇各各相變用心也夫

出車六章
黍稷方華以四月前後出車兩雪載
塗以二月前後反師春日遲遲乃歸

杖杜勞還役也
少儀軍尚左卒尚右鄭注左陽右
陰將貴不敗績卒未有死志蓋士

卒勤苦最多故多慙恤之意○是詩異格前三章
四句言征夫三句言思婦卒章全以思婦收結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
此也杜雖杖然乎其實皖然則
不寂寞以比人一身室家團

野梨故取其寂寞皖言紅實榮榮相照也如華而
皖彼牽牛皖其目可徵杜實榮榮相照也如華而
至秋紅熟霜後可食感時物也
王事靡盬繼嗣我
日是以憔悴而曠居於外
載陽女心傷止
率命延我成之期
日月陽止
女心傷止

言思婦感也 征夫遑止 女心傷其心曰 征夫今已遑 春望歸也 欷未嘗知 繼嗣之事也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 杜實後無葉 此言明年春新芽 始茂也 所比如初詩有三杖杜

皆比也 朱注一興一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傷悲受 比一賦漫漶甚矣 始茂也 所比如初詩有三杖杜

嗣故傷悲也 以上征夫歎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 傷悲受 傷悲字 征夫合女心分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 傷悲受

請人 征夫歸止 夫今將歸來 我征 所詠 夫今將歸來 我征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北山北地之山也 采杞望 是詩為通篇思婦之言 誤矣 北 王事靡盬憂我父 山首章刺是四句 大夫之詩也 北 王事靡盬憂我父

母 不得養父母之詩也 意正同 杖杜女心對 則思室家也 然兩地相思 專以怨女發之 而征夫 則微言寓之 至是章變句法 而明稱父母 可謂王

言 檀車幘幘 檀車言堅車 亦既敝也 不必役車大 矣 無復征夫 憂傷之言 四牡瘠瘠 成役亦有甲士乘車者 征 夫不遠 無多日也 是章雖與前章變 王事靡盬 夫取結 四章皆同 須釋變化之中 亦有條脉 必以征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載受前車馬而義見矣 出車曰 不裝載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 繼嗣故歸期 上筮 偕止 偕言既卜之又筮之也 會言近止 會會見也 卜人筮人皆曰 征夫遑止 然則我征夫之歸當不 會見今既近矣 征夫遑止 日也 曰遑曰歸 曰不遠 曰適其言有叙 室家望女切切 若是而今乎安 無事又潤相見其慶歡如何哉 是勤歸之意也 王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載受前車馬而義見矣 出車曰 不裝載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 繼嗣故歸期 上筮 偕止 偕言既卜之又筮之也 會言近止 會會見也 卜人筮人皆曰 征夫遑止 然則我征夫之歸當不 會見今既近矣 征夫遑止 日也 曰遑曰歸 曰不遠 曰適其言有叙 室家望女切切 若是而今乎安 無事又潤相見其慶歡如何哉 是勤歸之意也 王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載受前車馬而義見矣 出車曰 不裝載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 繼嗣故歸期 上筮 偕止 偕言既卜之又筮之也 會言近止 會會見也 卜人筮人皆曰 征夫遑止 然則我征夫之歸當不 會見今既近矣 征夫遑止 日也 曰遑曰歸 曰不遠 曰適其言有叙 室家望女切切 若是而今乎安 無事又潤相見其慶歡如何哉 是勤歸之意也 王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載受前車馬而義見矣 出車曰 不裝載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 繼嗣故歸期 上筮 偕止 偕言既卜之又筮之也 會言近止 會會見也 卜人筮人皆曰 征夫遑止 然則我征夫之歸當不 會見今既近矣 征夫遑止 日也 曰遑曰歸 曰不遠 曰適其言有叙 室家望女切切 若是而今乎安 無事又潤相見其慶歡如何哉 是勤歸之意也 王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載受前車馬而義見矣 出車曰 不裝載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 繼嗣故歸期 上筮 偕止 偕言既卜之又筮之也 會言近止 會會見也 卜人筮人皆曰 征夫遑止 然則我征夫之歸當不 會見今既近矣 征夫遑止 日也 曰遑曰歸 曰不遠 曰適其言有叙 室家望女切切 若是而今乎安 無事又潤相見其慶歡如何哉 是勤歸之意也 王

事靡盬唯杖杜三出亦所以感喜戎役也

杖杜四章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所以終鹿鳴之什也

例且小雅稱美唯魚麗一篇也以假樂嘉成王終大雅亦宜合觀以上九篇皆主其用而作之者也

為射節嘉魚有臺亦同本末不可錯文武以天保

以上治內以孔疏彙纂無是以采薇以下治外天保

以上武王成王也朱薇以下文王合而曰文武古

物也繫之文武猶尚書之例不知始於憂勤終於

逸樂憂勤文武也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

矣成王之大平是文武之成功也故作魚麗以美其盛也告於神明告其盛於天地宗社也

魚麗于留鱮沙魚賦也與彼茁者葭氣象相似衆維魚

者其功易故曰齊婦之笱君子有酒旨且多言天

魚麗于留魴鱧廉者來而附離之也齊婦之君子有

酒多且旨多受前章末字將以下三章應上三章

魚麗于留鯉鯉陸佃云鱮沙魚小魚魴鱧中魚鯉鯉大

若鯉鯉故其序如此農君子有酒旨且有有言酒

師多鑿說則得之我富有之義多字尽之不

無也伐木曰無酒酌我飽食而後天子之酒可

以旨且有也夫時和歲豐非民飽食而後天子之酒可

天造人造飲食歡樂之具上下皆足詠旨酒以著

物其多矣

多受首章末字

維其嘉矣

籩豆庶羞之物既多且嘉有也

物其旨矣

旨受二章末字

維其偕矣

物既旨而每品備也飲酒孔偕義齊一也降福

孔皆傳編也左傳引作偕管子偕度量注偕同也案偕是孤之夏也

有肉如陵多也三十維物偕也

物其有矣

有受三章末字

維其時矣

物之多而旨酒常有而皆及其時也酌彼康爵

以奏爾時夫子不時不食○左傳季武子賦魚麗之卒章疑非賦二句所謂卒章即六句歎存疑

魚麗六章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天保

采芣

出車

魚麗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儀禮奏南陔注南陔也南字言戒也案養似因南字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萃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弊

笙詩六篇之亡在夫子剛定之前觀小雅所以成什明明

足徵也箋云而下非孔子之旧大謬以馴致朱子每改○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若古遺書則亡時先於夫子亦可徵○儀禮鄭注鹿鳴魚麗諸篇皆摭序為注而笙詩則皆曰今亡其義未聞抑鄭志注儀禮之後始見亡詩序然則亡詩序晚出或因六月序偽作亦不可知耳○宋人笙詩有譜無辭之說不取也古今豈有無辭之詩者耶○朱子變置什首諸什混雜大失其倫編輯之意全泯矣且詩之叙與樂所用有不相符者如采芣草蟲采蘋是也惡得曰依儀禮正之

南有嘉魚

嘉亦嘉屬嘉樹嘉石之嘉以為魚名非

烝然罩罩

興也烝然罩罩興盛負罩

編荆竹罩魚者罩罩言魚多遊聚水面如罩中物也例如旆旆鷹鷹旌旌旆旆以魚烝然遊於江湖

興嘉賓集而樂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天子之酒嘉賓

烝然來以燕樂者至誠相接故也莊子於蟻棄意於羊棄知於魚得計興于魚至誠相忘之妙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爾雅粟謂之汕管謂之罩汕亦以薄取魚此言魚之多如在汕

也形容多字曰罩曰汕蓋牢籠賢者不漏之意是戒飲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行 君子至誠樂于賢故嘉賓亦如魚之相忘於江湖視君子之酒猶己酒式燕以行也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

興也魚猶有情猶有聚散詩人以為未盡故以瓠瓜之累于樛木形容之

愈親切矣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有騶虞之意

至於綏之則皞皞如有家人父子之歡焉早麓以葛藟興求福不回于綏之興意正同○樛木后妃逮下也逮下故葛藟累之福履綏之也然則成王亦不可不思其所以逮下焉

翩翩者騶烝然來思

興也甘瓠得樛木而後累之鳥則擇木况一宿之鳥乎擇而烝然來集以是興嘉賓有賢者雲聚至誠作人之勢

然來集以是興嘉賓有賢者雲聚至誠作人之勢○魚曰嘉瓠曰甘所以興嘉賓也雖則直提之而

孝懇一宿自見故不言其德○南有樛木猶興前章同句法至卒章大變句法却用烝然字顧盼於

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已歸矣疏云思皆為

辨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得之室人入又

矧敢多又一例至於綏之言路既極矣故以燕又

係君子說之余豈非至誠與賢之所致乎疏曰親之

旨酒自別○罩罩與汕汕以樂興以行累之與綏

之來思與又思兩兩聯珠

南有嘉魚四章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與南有嘉魚題名亦匹作詩之始本為一對序繫辭如一

示是義也。樂字不與經吻合前序亦同

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

王者勞於得賢逸於為邦既得賢則唯樂只而已然為天下得人難於以天下與人。嘉

魚至誠與賢者樂也是篇以賢者立大平之基也大小雅太平四出是二篇及既醉鳧鷖也嘉魚似既醉是篇全與鳧鷖同其反覆淫液之辭雅淡而不厭體雖因事異其意則相類序所示深遠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比也山比天子草比賢才山之為山以有材也而草木成材山

氣殖之也以比天子翦賢才而敷施之則賢才樂浴上德而翼亮之焉。○只首章比于草它皆木

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言恭已正南面而已也。臺與萊草也山為之蒼然故受以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人樂斯壽。○是詩全無燕

華明矣。文王之三。西。君相見以歌盛德亦同味序者云為燕饗通用而作噫成辭之未備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

秦詩亦二木並詠卷何所謂琴

方也是篇有南有北受以

樂只君子

是句十出邦

家之光

臺萊草而桑楊木也故受以光

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五章五反詩境甚淡白無為也。大平人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父。母也。本草枸杞生耳。艸者子

如櫻桃味如葡萄可作果食按古微物不遺以為

果可知杞李並紅實毛公唯注四牡曰枸杞詩有

杞棘亦枸杞何必從陸璣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第

句奇而不偶者只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言其德

南山有栲栲多壽故名一名椿莊子有大北山有杻杻一名萬年木又冬青其葉

似椿二木相似而多壽樂只君子遐不眉壽上萬

在末句眉壽直受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碎之草木

是茂所謂富有之謂大業也言日進而所至盛大

南山有枸枸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甘美如北山

有梗爾雅梗稟梓郭云楸屬陸疏苦楸也案並不

不可考也推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拘昔人曰味如

受以黃耆柳下惠曰飴可以養老口冠禮再如曰

矣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不唯其身黃耆又以保養

南山有臺五章

邦家之基萬壽無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左傳夷庚言大道也是三

崇五萬物得極其高大也末亦同其本叙乃在六月

由其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儀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南

南

起亦以施于孫子終之口末句唯卒章奇而不偶也結法甚精

邦家之基萬壽無期

末亦同其本叙乃在六月

由其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儀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魚簾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御飲酒燕禮並同歌在堂上笙在堂下
南陔三篇亦堂下之笙也。不歌故曰樂曰笙非
為有聲無辭也。○孔子時皆既在什外

蓼蕭澤及四海也

前二首相匹終之以是篇賢賢
而德及萬國也。且是詩以諸侯
有慶者為辭則亦諸侯之賢者也。○左傳杜注蓼
蕭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詩蟲未蠢存古哉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

以比率土之濱莫不被玉沃焉
湛露在豐草白露
露菅茅其意同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得見天子
而心如洗也。○棠棠者華自是詩點化
者然彼曰我覲之子則天子見諸侯也。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燕譽處言令聞也。雖有饗食小雅主
所同疏誤燕笑語言溫慈惠和沃及四海之德度
也諸侯悅曰天子豈免有是德度宜矣仁聲遠施

民謳歌其德而無已乎言遠人協于素聞也。○首
章以諸侯來朝燕禮慈惠言之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露瀼瀼
於已也言有加地進律之事裳華所
謂有慶是也此句斷非自上下之辭

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
受上而言一德不忒故賞罰正而無偏
忘是祝語由此末句皆一例然秦詩刺取是句以
為戒勸之辭則周公奉拳開口必寓是意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泥泥
雅其葉漙兮草露並用
既見

君子孔燕豈弟

此燕安也雖在宮是文王家風
也或云孔燕盛宴也安矣。○前章
言諸侯有慶此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異日周公以
章言諸侯燕見
成王亦戒勸也燕見在宮故言兄弟豈弟而宜於
兄弟何令德加焉乃壽考而樂豈亦其所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露厚曰漙與漙猶漙與漙既見君

子

卒章與載見辟王曰求厥章相類彼有和鈴條

儀以萬

條革冲冲

爾雅專首謂之革案革言條革

福結之

條革冲冲

也魯把外下缶者條皮為之故

各條條也冲冲盖金厄声也

幽詩鑿冰冲冲大雅

條革金厄疏云乞意以金飾革未如厄蟲是蟲如

指似蠲鄭意以金為

和鸞雛雛

和在軾鸞在衡也

載見曰和鈴央央條革有鶉休有烈光是詩亦天

子率諸侯朝於廟

諸侯聞其冲冲雛雛之音而感

伏悦

萬福攸同

廟實是萬福會同之聖君也○左

傳晉侯享齊侯賦蓼蕭叔向曰敢拜齊君之安我

先君之宗祧盖以宗祧為言因卒章也

蓼蕭四章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露形弓匹也受以菁莪猶

衛甯子未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形弓二篇相

匹可見故序亦匹辭二篇小雅之大者故特稱天

子或云鹿鳴燕嘉賓亦同噫不然左傳諸侯朝正

於王王宴樂之於是手賦湛露故穆叔拜鹿鳴而

甯武子不拜湛露求古義者宜就古書質之朱子

以形弓為什首其安不足辨二篇不可兩斷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興也露被草木非日出照之則

焉夜飲上恩也故興于天澤左傳天子當陽諸

侯用命也日者天子之象也醉者天子之命也

厭

厭夜飲不醉無歸

燕禮君曰無不醉對曰諾敢不

醉無歸天子留歡之辭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興也豐草之露湛湛以殖其生

焉

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宗蓋路寢也考成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興也。以露之沃微物興。令德之被萬民焉。湛露本天子之澤。諸

侯受而施之。國故仍以湛露興之。天子無恩而諸

侯燕喜所求乎上。以施乎下。則治國者其可失百姓

歡心乎。而顯允君子莫不令德。顯聰明也。允忠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興也。杞棘木之微者。桐椅材之

成。辭可玩。桐白桐也。實大如巨棗。長寸餘。椅實紅

如南天燭。十數顆。垂枝梢。葉落滿樹如火。以興君

子威儀焉。疏云。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非

也。只是春露所殖。至秋乃實。卒章取變。豐州。其

實非一時景。○離離。毛曰。豐。豈弟君子。亦是奇格

也。韓詩長句。程子云。猶纍纍。豈弟君子。亦是奇格

莫不令儀。威儀。夫威儀所以臨士大夫也。子曰。知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左傳。君有

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

家。令聞長世。夫桐椅之實。人仰而望之。所興在是

是亦非唯席上之儀。戒勸之使用。是儀於士大夫

也是謂之王者之言。○失德大事。人情慎焉。儀則

易愆。故先德後儀。○莫不者。卒獲之辭也。或云。與

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是儀。非也。

湛露四章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諸侯敵王所愾。而

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言錫彤弓之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

昭。弛而反也。節內而角外。周禮

詩首章。盡之後。章覆言。而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貺

已。○呂氏得說。載在朱注。

以忠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饗而既之故曰一朝言報功不吝也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清酒既載之載我有嘉賓中心喜之喜言

悅其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侑宥通周禮享右祭記王大食三宥以樂侑

食案此右与醕對宜說饗而侑食也○左傳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為侯伯賜彤弓注宥助以束帛案是亦右之也右而既弓照之首章而見焉後章不言既詩之所以為奇格也

彤弓昭兮受言囊之藏之者必囊之載之也既之者喜之好之故也饗之者必右之

醕之也首章提其綱後章咏歎其目詩人立格也或云囊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既醕厚於右右尊於饗案小辯全不了

鼓既設一朝醕之饗而勸酒也醕而既弓相照可知或云右醕並言既弓報功也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好言愛其人鐘

爾雅醕酢侑報也即左傳報寡之報案是說亦通余則欲與一朝饗之一例說之一朝字本主既弓之速而曰一朝饗之成辭奇峻乃受之而曰右之醕之則不必直訓二字為既弓之義

彤弓三章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湛露以懷寧侯彤弓以威不寧侯小雅之重者乃受以育

奕之樂蓋所以取終也在大雅文王之三受以育樸其致一也○樂天子樂也應什首二篇皆大平樂也編意可窺樂字与經參差亦猶二篇天下喜樂之又是別也凡三出而所指三異是古文也疏

君子能長育人材長字子莪映帶而下之則天下喜樂之

矣經義燎然也喜樂因我心則喜爾雅喜樂也藁蕭括前二篇以四海為言是詩亦括前二篇始以天下為言蓋終正雅亦在茲也先哲之辭不可不尽心釋之

蕭蕭者莪在彼中阿

比也莪菁菁成枝葉得大陵長

材中阿比登庸得位○以蓼莪考之莪比美材古
必有說○芄芄械樸薪之樛之亦文王教育人才
而官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樂育英之德度也言樂
使之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易而有威儀○舜命夔
曰寬而粟教人之道也寬弘即樂易也莊栗即有
儀也升進至中阿得以密邇天子風采故曰既見

蕭蕭者莪在彼中沚

比在下國而休大沢以成其材

困競學序所謂天下喜樂之者主是章而示義也
是詩一今三比中阿中沚取對言既升進者二與
四比中沚揚舟取類末句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未
一樣言侯國始朝聘者素聞故喜也今蓼莪我
則未安既見則令德協于素聞故喜也今蓼莪我
心寫于一意此非遠方之人不允當蓼蕭曰四海
比曰天下古序至確仰之弥高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陵少於阿比始進而

葉香美時珍云生高岡宿根先於百草陸佃云莪
蘆蒿也蘆之言高也莪亦莪也案所以比美材未
詳匪莪伊蒿取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摠疏二貝為
於美菜惡草其四種者各二貝為一朋最賤者不為朋出漢志
案是蓋古喜人訓誨之言也在陵而未至阿故以
策勵為辭思齊卒章文王教而不倦之謂也諸侯
取決王室固也臣工首句言諸國大夫受教王室
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比美材成器而未上通也舟自
中沚來詩之貫也采菽曰汎汎
揚舟紉縑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腴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是取於是詩者也諸
侯順逆實如汎舟菁莪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則既
所以受前二篇亦可見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則既
繾之葵而福祿之故心降而休息也古之育材者
爵祿以勵之菁莪械樸皆同周禮進賢興功以作

邦國故諸侯之慶大有加地進律所謂福祿也○天子曰北辰處而眾星共之諸侯之賢者四集得見天子而後心始休豈非為政以德者乎正雅玉振於斯盛矣哉

菁菁者華四章

六月宣王北伐也宣王使吉甫北伐也造辭綦高古鹿鳴廢則和

樂缺矣小雅之用不可一廢且魚麗在南陔上而由庚三篇併錄於後其叙難明故此歷舉

之以示也四牡廢則君臣缺矣不知其功則離也雅之叙也

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詩字成文也詩三首準

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以周為本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弟友相韻天保廢則福祿缺

矣臣下不感悅而祝上也采薇廢則征伐缺矣遣戍役也故特曰征伐

出車廢則功力缺矣將率有功而不見知則解骨杕杜廢則師

衆缺矣士卒離也衆似非韻疑是聚字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實祭不備

魚麗在詩則居鹿鳴什末及用之鄭氏私移而升之

案朱子云是句本在華黍下鄭氏私移而升之

下與由庚何據且是序文明分前後什故是句雖在

南陔三篇儀禮先歌鹿鳴之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

矣蓋言慎蓄積之事欤以上為前段和樂君臣

力師衆三列終以法度也孝由庚廢儀禮樂南陔

友與廉耻並而受以蓄積

魚廉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宗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蓋此笙詩皆詠和氣感應之事歟間歌皆萬
物盛多之詩則陰陽失其道理矣魚廉告於神明
則陰陽得道似
相似兩兩相比以下去缺字仍用
韻成文酷似夫子易象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
安因式燕之燕四
音皆有燕字下民不得其所矣君子賢賢是
為民人也一
句甚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上不安下不得
則廢類亦不遂南山
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不得賢則何
以為國基矣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蓋如基壞則堂構百材傾圮失
宜矣。以上五首似示歌笙相
比之義文亦別格蓼蕭廢則恩澤卑矣是句收之陰陽失
失所是恩澤所以不下流也湛露廢則萬國離矣

鹿鳴所以與王人諸侯遠人和樂也湛
露天子所以禮諸侯也故曰萬國離
諸夏衰矣諸夏對四夷之辭左傳諸侯有四夷之
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又蠻夷我王形弓廢則
命伐之則有獻捷兄弟甥舅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又范宣子曰我文公獻功于衡雁受形弓據是則
寧武子所謂諸侯獻功王賜形弓者主四夷
之功言之此曰武威衰蠻夷猾夏如合符契
者我廢則無禮儀矣萬國子諸夏並而受以無禮
儀終焉夫禮儀所以育人材青青
也禮文威儀亡則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
矣北伐南征於是作矣是序所以示小雅正變之
辨也大雅則美刺判然矣宜王四詩雖曰變雅
亦復古美事故繫之正雅之末合而成什也朱子
分湛露形弓以形弓為什首正雅二首變雅八首
以鶴鳴為什末全不見編集之有條理耳夫聖人
刑刪傳傳以定篇什毛詩得其真後人何議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

首章言軍興之急也。○司馬法冬夏不與師。今盛夏出兵。為獵

也。棲棲。行貌。戎車。兵車也。既。已也。飭。備也。棲。棲。同。蒼黃之意。既。飭。言速。四牡駸

駸。載是常服。戰者。戎車所常載之械器也。戈。戈矛。矢。矢之類。左傳所謂戎路之服者。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獵。獵。孔熾。我是用急。我。吉甫。自稱也。

下皆同。此。戎六軍之人也。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使王

我。出征。以匡王國也。匡。言救亂也。周公東征。四國

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案。召公之旅。淮夷。遂。疆。理

江漢。其事小二雅之別。乃然。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二章言軍行之舒也。○物。馬。齊

言吉甫之戎車也。蓋天子所賜。以美宜王武備。有素以應卒焉。維此六月。既成我

服。裝速。整。非新製而成之。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舍。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三使我出征。以

幹不庭。方以佐我。辟受王命。征北狄。所以佐天子

也。亦戒令軍旅之言。

四牡脩廣

大雅四牡。奕奕。孔脩。且張。周頌於薦廣牡。莊子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

鯤。其大有顛。三言軍容之嚴也。○亦吉甫所駕

壯大。以起下句。將曰。薄伐獫狁。以奏膚公。自此六

命也。一躍可以蹙仆。小醜。薄伐獫狁。以奏膚公。自此六

服。嚴。嚴。然。翼。翼。然。也。有顛。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謂

一側大雅有嚴天子。

猥狁匪茹整居焦獲

四章言趨敵之疾也。匪茹言不我意也。吉甫舒而進行卒然聞是壹狀也。焦獲十藪之一。拋爾雅則謂之二地非也。其大衆萃於焦獲而侵掠者深入及涇陽也。此吉甫在途所聞駟報而詩之轉眼絕妙處。織文

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鳥章白旆央央

織與幟同。旗幟之文以鳥為章。此以示衆。二句師俄進發之形容也。戰則旆之左傳平丘之會可徵。旆蓋繫竿首余於左傳考詳之。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元大也。首也。戎戎車也。行行首行前之行。訓道亦通。鳥

章元戎並以前列言之。著進發之勢也。語氣威厲萬馬辟易而曰文武吉甫曰張仲孝友吉甫可謂仁者必有勇矣。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五章言王師克而民安堵也。此將校之車馬也。蓋吉甫逐自涇陽至於方遂進次于鎬乃使將校

四牡既佶既

佶且閑

壯健之良可從。養之有素。故佶教之有素。追奔至于大原。考土記。輯和則安。四牡既佶。閑壯健之良可從。養之有素。故佶教之有素。

薄伐猥狁至于大原

逐出之而已。不黷我武也。故關。薄伐猥狁。至于大原。逐出之而已。不黷我武也。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武以驅逐強狄。乃弛文德以安亂後之民。果能定王國者也。北方諸侯莫不取法。始提吉甫詩之功也。彼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六章言班師而復文事也。燕喜宴而喜樂也。即下飲御一事。泥辭說詩者無是句。則為天子親征之詩矣。

受社言承天子賞命也。是詩以吉來歸自鎬，我行
用燕喜終之。小雅風格允為神妙。來歸自鎬，道路幸無
永久。二句吉甫之辭也。曰我遠歸自鎬，道幸無
御諸友也。○此曰自鎬，則飲御諸友，賓客同言燕
吉甫不至大原，相照見義。飲御諸友，賓客同言燕
飲而進諸友酒也。蓋吉甫凱旋大膺，包鼈膾鯉游
寗賞其慶筵乎。故以受社發起之。
間暇渾忘却武事者，此詩人摸寫。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張仲蓋上
友者，失其文德。洽此四國之意，宣王好武，遂以武
敗卒章不復言武事。燕喜而子孝友樂遠，似南有
嘉魚樂與賢夫，欲復盛周之美者，宜以鹿鳴至菁
莪為監戰伐，豈足賴乎。故江漢常武之卒章，皆有
是風規，須相照以窺當時賢者之忠意。

六月六章

采芑宜王南征也

猷狁入寇，北邊騷亂，不得不急。其德也。蚩荊背叛，王命耳。故六月

月采芑，氣象不同。詩格亦六月繫之。王命而吉甫後出，采芑則全繫之。方叔上三章，下一章分段。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蕃畝。

上三章皆言方叔之將肄師，故士之先至者采芑，以待猶泮水采

芹，待魯侯焉。新田蕃畝，是著治兵之地也。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

極言其衆耳。

師于之試。

師衆于泮，習師先為不可勝，故曰師于之試。乃練習之也。方叔老謀能練其節制，一鼓而定。荆州故是

詩亦象其成。三章咏艱殆，似武樂之遲久。是詩人命意也。○闔廬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

可以小試，勤兵。

方叔率止。

率師而講之也。聯二章手試，字訖似。

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猶吉甫四騏閑而則也。路對取。

天子所賜，翼翼乃閑也。路

車有頡簞第魚服鈎膺條革

路車或云金路或云戎路並通頡赤貝鈎膺蓋與鑊膺同馬胸帶有金飾者稱鈎難臆然說為鈎與膺太不了傳云鈎膺樊纆也是難曉疏亦以巾車所謂鈎者說之朱注鈎膺馬鞅領有鈎而在膺有樊有纆也並是近強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中鄉蓋鄉中也言鄉閭之中 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荆蛮之不易服可知殷

武之奮伐深入蓋文王再駕絕忽之勢也方叔則於其始伐主廟算以大衆練習崩厥角於未戰之前以文王再駕之威伐之肆之第弗臨之此其所只盛稱其軍容而已朱子云南征想不甚費力故案大失詩人摸寫 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瑯瑯

舊說鸞在鑊四馬則八鸞又云鸞在銜和在軛輔車鸞鑊異乘車也未聞定論

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瑋葱珩

珩珩佩上橫玉也○鈎是言車服之盛前章翼翼閑也有美也此章瑋瑋車之徐有瑋步之徐以形容之辭分前後之意前特美其車馬此因美其嚴重

飲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興也既鼓翅以高颺疾甚也以興方叔之大衆進退自在焉○亦集爰止出卷河來集而止息也山海經爰有百獸相群爰處字例同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上三句以

異辭取興故下三句却與首章不壹一字以著是章亦簡習之事也首章千與田叶此千與天叶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鉦者總錡與鏡言鉦人亦助之也周禮鼓人掌四金則錡亦鼓人所掌錡在軍異職今方盛伐鼓進軍故使相代傳

力也既曰車三千則其進退何翅馨鼓不勝已乎
互言之說不穩既大進軍陳而鞠之三令五申之
事也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言戰罷旋師三
禮也可見上二句是為治兵蓋方叔屢肄習士衆
或教治兵或教振旅故是章併而言之○吳語三
軍皆諱鈞以振旅此言振其威武也是詩亦不拘
及師而通已但爾雅傳古義從之為優

蝻爾蠻荆大邦為讎

言一戰而蠻荆平也○蝻爾猶

大邦言王國也此蓋自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來
壯之老而其軍謀乃有壯者英氣也
壯一字方叔之奮武不減高宗處
訊獲醜自此五句言接戰也方叔
競進盛負大雅王
嘽嘽焯焯如霆如雷焯焯車馬
嘽嘽焯焯如霆如雷焯焯車馬

也叙文焯本又作嘽案大車嘽嘽亦声也焯音屯
與攸叶漢書作推蓋與毛詩別果然次二句皆無
韻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初聞其威名今

而仆旗歸命也來而畏服照雷霆字左傳畏之如
雷霆○楚世家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六年卒季
徇立據鄭語季徇明君也受是討者必熊霜也竹
書宣公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秋八月
方叔帥師伐荆蠻參之鄭語史記則北伐南征在
宣王初年足以徵焉

采芑四章

車攻宜王復古也

車攻吉日匹也夫小雅盡廢則

采芑以攘四夷車攻吉日以興中國是猶小雅廢
而又興故以是四篇緝於正雅之後以成南有嘉
魚之什非夫子編定其如此乎而宜王能內修政
日笙詩亡而毛公改篇第安甚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

三句六月米芑是也吉日亦用能字宜王

大雅亦同須知立言有恒

脩車馬

詩中多出

備器械

旒旆旆旌拾弓矢

復會

諸侯於東都

周公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是詩主意在此一句若主東都之會同則當以大雅美之二雅之別序所明示也周禮大田之禮簡衆也即天子以諸侯田之禮也○前三章一段次三章一段後二章一段是篇法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首章言其將會諸侯於東都也○攻堅同齊一也此言六軍之

車馬詩主田獵故以車馬發端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龐龐充實也此天子之馬

也先為會同駕而徂然下直以田車受之詩非詠會同故也○左傳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二章言既會而以諸侯狩也○此章馬亦言六軍也二句亦出

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周語藪有圃州注圃大也茂大之州案茁葭茁蓬一

意虞箴云獸有茂草是百獸所群故於是狩也蓋所謂敵即甫草之地歟鄭箋誤矣竹書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是謬說耳駕言行狩受首章主天子也然是特言其為狩故發行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

三章言選車徒而將會于敵也○之子蓋言大司馬也

王大田之禮大司馬宜主其事以戒治之苗夏獵也與甫草應行狩之符以言也囂囂言車徒殷盛也舊說唯選建旒設旒搏獸于敵名天子大田大

司馬選車徒設旗幟以為搏獸之備也搏獸于敵猶吉日徒其羣醜句上並添將字看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四章言諸侯從狩之盛也○奕奕大也諸侯亦選其馬

芾金舄會同有繹

宣王以會同之諸侯田獵故曰會同者絡繹竟野也非至此而

來會朝也

決拾既伙弓矢既調

五章言教之符器械備而獲多也○決鞞也象骨為之著於右

手大指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伙次同手指相比也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射

主諸侯言之然曰助我則王人射亦見此造語之功也同聚也柴說文引作此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六章重言射御習獲多非詭也○此又言車馬者五六是

方狩馳逐時之事故番械車馬取對也是章主王人言之○四牡龐龐肥也四牡孔阜壯也四牡奕

奕大也我馬既同備也四黃既駕齊豪也兩驂不猗開也蕭蕭馬鳴言其不驕終之不矢其

馳舍矢如破

御者範其馳驅而射者之發無虛鏃得王者蒐田之體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七章言其終事嚴而碩會均也○蓋日既斜薰風拂塵滿目蕭

然之狀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武車綵旌注旌首曰旌

徒御不驚

不驚鞞者

也此徒御言徒行而輓輦者亦大雅徒御無射異故特舉一句而叙之舊說誤解蓋此徒御是以鞞

輸其獲者與大庖映帶其德不驚無譁無爭也

大庖不盈

疏云上殺貫心為乾豆次殺遠心死稍遲以為賓客下殺中脅死

最遲以充君之庖三殺各取十凡三十也其餘以

不卿大夫士案禽雖多擇取三十而已故曰不盈○鄭意似說每三殺取三十然朱注亦從疏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卒章言獵畢而歸大象嚴肅遂美其復古也○征行也易爻多

例其歸路所經田雖聞之不知其何時過去也田獵有鼓皆賦車徒皆躁其聲蓋殷然卒章之無聲

言威命行師律明班馬肅然與選徒囂囂固不相悖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允

展云歎賞之辭也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一例大成言中興之業成所謂復古也

車攻八章

吉日美宣王田也

此車攻其事小故特曰美不唯總車攻已六日采芑亦包焉鹿

鳴之什唯魚鰲有美字前哲脩辭嚴哉

能慎微接下

因既伯既禱言之前三篇其事

大今將田則馬祭禱其不自傷傷人是慎微也

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天曰

子之所曰以燕天子自奉奉上之辭也田獵多刺詩但羣下競呂樂天子所以為宣王田也且是田以御賓客為主諸侯會同天子田以飾其俎實其得萬國之歡心可知是田亦必有諸侯之從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首章言將田而禱且差車馬也○是詩一意貫通之篇法戊剛

日也於外事為吉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禱馬不傷又不傷人也伯房星也周禮春祭馬祖是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車攻言日似出一手

升彼大阜從其群

醜

羣下皆曰伯禱既畢車亦善馬亦壯醜我其將為天子升大阜逐羣象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戊辰禱間一日乃田亦慎微也爾雅既差我馬田獵齊足注追

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獸之所同麇鹿麋麀

麇說文從牝省麇猶牝牡麋麀

麇衆多也大推鹿麋麀古田獵主鹿故釋獸麋鹿麀皆有迹名易即鹿无虞

漆沮之從

天子之所

馳馬逐禽自漆沮致之王所也從其群醜亦與是從同為天子逐禽奉之唯以樂天子為悅首章至三章皆自盡奉上之意去是意精神不貫○二章言田而馳禽於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三章言聚禽於原以樂天子也○或大阜或漆沮從而至於

如祁祁然雲集甚多天子於是射獵也祁祁

德德侯

猶鹿斯

俟或羣或友

德德衆盛猶行人德德侯侯猶鹿斯之奔維是伎伎故傳云趨則德德行

毛詩考卷十六

吉日四章

南有嘉魚 蓼蕭 湛露 菁菁者我 六月 車攻 南山有臺 彤弓 采芑 吉日

則俟俟寔明解也獸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言燕安也

三曰羣周語二曰友 之中原之鹿祁祁大有或趨或行或羣或友於是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

卒章言天子親射以供賓享也

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晉語先君唐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賓客諸侯也

有嘉魚之趣編集之協也

毛詩考卷十七

鴻雁之什第三

鴻雁美宣王也 是什兩兩相比 鴻雁庭 萬民離散

不安其居 而能勞來 還定 安宅

安集之 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宣王之

為一什而其詩截然不與前什同 況斯于無年置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

酸苦羽聲肅肅以比離散之民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征之子于

勤於中野焉 勤於中野焉 勤於中野焉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征之子于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征之子于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征之子于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征之子于

則篇中劬勞字皆屬流民沈近人情然左傳之十三年子家賦鴻雁義取君子哀鰥寡有征行之勞則毛公似存古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言窮民也速義故斟酌改定

惠於矜人最哀恤鰥寡也左傳速鰥救乏○旧考提序矜人即鰥民也鰥寡當作鮮寡鮮民之鮮蓋分鰥寡字成辭也然漢書蕭望之傳引是二句亦與此同三家子毛詩不差一字則從舊文可矣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穆叔賦鴻雁之卒章宜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于鳩乃集也可見此集是萬民安集一篇眼目故序亦以安集終之古言相符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大垣高丈長丈為一堵此取於一時大興也作築作也大雅作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究猶竟成也民喜曰

舊考民喜曰我昔日雖劬勞于野今則竟成是安宅矣○六韜云關其田野究其處所注不使雜居案究似有定義

鴻雁于飛哀鳴嗃嗃

此也此悲歌浩歎有所告愬焉此言昔日未集之苦穆叔賦卒

章而宜子曰無鳩可見卒章反說未集之前毛公得之○幽詩我維音噫噫亦言作詩想告也

此哲人謂我劬勞哲人可愛此我所以維彼愚人

謂我宜驕愚人可惡此我所以肅肅于飛益哀鳴

一時也卒章有風規不可不釋夫至此再憶昔日哀鳴又明稱哲人愚人豈徒哉所謂之子者亦有仁人有汗吏風上以察其賢否而平民之治也○宜宜淫之宜驕言嘯歌傲世也園有桃同

鴻雁三章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未央而未艾而鄉晨是進銳退疾也所以箴之

不然君子至逐章遲緩何邪美宣王之屬精為治

夜如何其

宣王視朝早故朝者夜半起問早晚也非

夜未央

說文央中央也

非一夕而三問既設也天子庭燎百列百炬於庭宣王勤政故設庭燎以朝羣臣不必說邦之大事諸侯之朝齊人

顛倒衣裳亦必有庭燎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卿士大夫至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

左傳大勞未艾止也國未及寅時也寅為且是夜盡也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晰晰同明星哲言光方盛也噦噦徐邈讀如噦噦將將一君子至也晰晰言噦噦之光言其既設也將將一二君子至也晰晰言其既赫煥也噦噦衆君子陸續至也此兩章之叙然夜半固非朝時群如干旄良馬六之夜未艾亦

如良馬五之不可以辭害意焉詩人之意特詠視朝之始夙而漸遲耳人心易怠美今而歲後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

朱注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烱光相雜也案

君子至止言觀其所

或云君子

史記呂后紀去眼輝目言重灼也言卿士大夫早至則天子視朝早可知不直斥天子為穩且天子既而茫茫問夜者此何人哉

庭燎三章

沔水規宣王也

宣王廓復之後小懦讒人弄口外有不寧侯人心危懼故作是詩以

規與過也○沔水去讒也鶴鳴進賢也曰規曰誨唯此一出而已○自沔水至小宛十四首序無廣

辭自小弁至北山九首皆有廣辭而無將大車小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此也此寧侯之屬于王所焉

駛彼飛隼載飛

載止 比也。比不寧侯之偃蹇自 **嗟我兄弟邦人諸**
友兄弟親族也。邦人凡人。人也。呼三等。 **莫肯念亂誰**
無父母 新復人皆安愉而忘亂。唯君子見幾而戒
之也不直指王者詩之微婉也。

馮彼流水其流湯湯 比也。湯湯東流。竟必歸于海矣。
誰敢 **馮彼飛隼載飛載揚** 比也。揚甚於止。王無禮
逆行 **載行** 不寧侯 **不可弭忘** 王不去讒人。益使諸侯怨怒。則天下之
厲疾而不可制。○雙出寧侯不寧 **念彼不蹟載起**
侯流水曰流。飛隼曰飛。其辭巧。 **心之憂矣**
蹟迹也。內有讒人。騷動諸侯。外有

馮彼飛隼率彼中陵 比也。雖則飛揚終集。中陵。以比
焉。○飛隼之率中陵。猶流水之歸海。故此省流水句。 **民之訛言** 即讒人。講張

詭言讒言一篇 **寧莫之懲** 不懲訛言。則諸侯不安
則民之訛言不懲而可乎 **我友敬矣** 總三等。人而
天子必有鷹鷂之舉矣

讒言其興 天子必將懲訛言。以懷不
可不自戒 **我友敬矣** 舉其一。嗚呼
免於讒矣。過之而往。讒人除而諸侯革面。自安而

憂者也。○或云。何不懲訛言。而使民左右弄口乎
我友敬矣。讒言其將興。而及身焉。案是說淺率。於
規諫不確。寧莫之懲。言其將懲之也。讒言其興。反
語也。訛言妄誕也。讒言傷賊人也。

馮水三章

鶴鳴誨宣王也

衡門亡論也。匏有苦葉。大東之比。皆一意。疊出。可例。如朱注。宋人議論。豈周代公卿語氣哉。○是篇獨格。取於鳥魚木石為比。而有皋有野。有淵有渚。有園有山。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通篇皆比也。皋澤也。九言其深也。九臯淵之九。九臯之

鶴隱者也。求之則必有知之者。故曰汝所不知人其舍諸。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魚或深伏。或出而戲於水。岐賢者隱見。有時要在求之而已。

樂彼之園爰有樹

檀其下維樛

樛落葉也。園之嘉樹可樂。然其落葉備要在罌使之而已。○踰園折檀亦是庭實以伐檀考之。豈取諸有用之材歟。

佗山之石可以為錯

他山比他族他邦也。錯厲石也。賢才之出何必旧臣世家乎。要在廣求之而已。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不唯野人知之。雖朝紳亦或求於遠。魚在于渚或潜在淵。在渚者潛于淵。所謂時

者在于渚。所謂天定謂陽擲竿起也。赤唯時。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

維穀。穀即穀也。恐後人加木耳。或古穀。木謂之穀。

其在。大穀。史記燕地境。塤並音穀。左傳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此言檀占地。使它亦樹樵悴也。○穀

惡木不得說也。此必後人。佗山之石可以攻玉。不

移黃鳥傳而躋於此者。疏遠仄陋之人。可以黼

唯玉也。攻玉最其美功也。疏遠仄陋之人。可以黼

也。王猷焉。○鶴取其隱而聞之道。石比器使之道。無

也。上半比動物。檀比器使之道。石比器使之道。無

棄材下。半比頑物。動物其動在彼。頑物其用之在

也。王猷焉。○鶴取其隱而聞之道。石比器使之道。無

也。王猷焉。○鶴取其隱而聞之道。石比器使之道。無

也。王猷焉。○鶴取其隱而聞之道。石比器使之道。無

也。王猷焉。○鶴取其隱而聞之道。石比器使之道。無

我○于野于天為錯攻玉詩之叙也自淵在渚明時也自渚在淵闇也故先明渚檀葉也穀兼癭別木不唯其落葉可厭故先渚亦是叙也古之詩盡美盡善如是

鶴鳴二章

祈父刺宣王也

至是詩乃曰宣王之末是古傳也

宣王在位四十九年不能令終○白駒大夫作也是篇亦曰爪牙爪士則非賤者作也

祈父

大司馬也掌封析之兵書曰析父薄違夫責祈父所以責王也若能愷而旋雖取於虎臣爪士不必怨也今祈父非其人不能

用師敗而無惠政所召責之也予王之爪牙言武

衛之士也從胡轉予于恤非其職而使之以取敗

軍非本職也胡轉予于恤績故曰轉于恤也傳云

差戎為敗或云遠戍或云久役靡所止居師敗而

祈父予王之爪士

爪牙之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既

家沈摧殘故也○周語以善戎之敗為宣王三十

九年其年紀於詩沈合所居又無所至也恤言師敗身困也非言以宿衛

祈父不聽

責其不聞知已有老母也呂氏云親老

案只當說不聞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穰食猶曰家

有母之尸穰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穰食有老母

祈父三章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祈父白駒匹也祈父爪牙在

去而大夫留之詩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白駒賢者所乘也場圃也散文則通苗菜之嫩者也賢者將去

呼白駒而留之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我場苗我將

唯是詩人立意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我場苗我將之意誤也○疏云繫絆其足維繫其鞞所謂伊人

於焉道遙

所謂伊人稱名君子之辭於焉猶曰於此也義同於我道遙遊息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藿豆葉也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朝不相見

故望之夕也兩章只以朝夕字為叙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願為一夕嘉賓以遊

息於我家矣○永朝永夕只是文辭其實深傷賢大夫之去而欲挽而留之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

夕來猶姑且來也無復永朝

爾公

爾侯

天子之六卿公侯也大夫所事猶甚弘事劉婉而成

逸豫無期

有期者尚可待也既已無期則不遁何俟

慎爾優游

慎自愛也慎爾所遊息強勉猶勉也勉爾適者言適其趣急急趨裝也適思

勉爾遁思

呂覽子勉而歸矣高誘云

且來我願一言公侯逸豫爾之不斯須宜矣我不復留子也因贈別之辭風朝庭之懦於政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留而不留從而慙

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

苗亦不食藿亦不食唯是一束之芻臨別藉手獨因慕其人之如玉耳閔而不棄永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爾德音如金玉然毋自貶心於我也即貽

目為好○束帛加玉禮也君子非玉其德如玉生芻非帛其束如帛束以從玉勿沒區區辭之巧也

我佩致之意，五結信金，見情造語極巧。○卒章大夫猶有望之辭，王猶可以為善，苟一旦改勵則室谷之人可致，大夫繹繹斯人，亦有期於他日同負協共，不得其人，何以贊成王事乎？此風刺本志。

白駒四章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我行匹也，刺夫婦失道而傷王民離散之意，在焉。毛公得之，唯

天下字可削。○京師天下之大，湊也。況鴻雁之時，萬民安集，諸邦必多來嫁于都下者。至此王政陵夷，棄舊求新，乃始有不樂王都而懷下國者。戶口歲減，故作詩以風焉。○祈父在上，白駒入谷，故衰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此也。去婦呼黃鳥告曰：母復集我穀，逐我

粟焉。禁黃鳥以自此自禁也。集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此居是室，啄粟比食此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此邦言王都也。穀養也。猶穀我士女。言旋言歸

復我邦族

我邦族言下國也。邦族即下諸兄諸父也。是詩首章奇而後二章偶。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

或曰黃鳥比新特，然新特是詩所無耳。○

古之梁，今之粟也。古者米之有甲曰粟，漢代始大曰梁。小曰粟，遂通呼粟。猶古通呼梁。出本草注。此邦之人不可與明，明者相與語而互自情意也。既無養我之心，故不可與明。

不可與處也。此音偶。章法所存。言旋言歸復我諸兄，旋回也。歸至也。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

音黃鳥啗啗先王有遺音君子或感于斯歎

三本皆。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言相與居室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而無所歸之意，自見詩人之巧也。依諸

父比依諸兄，未諸父困苦而益思其親者，是不通族中諸兄未諸父困苦而益思其親者，是不通

黃鳥三章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黃鳥其言訥是篇則曰求新持禮義消亡之狀可見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

亦去婦怨也越境遠來故曰行其野蔽芾小鳥言厎足以庇廕

人也樗惡木也

先提其為惡緣此即摠于蒺藜之前兆也昏姻之

故言就爾居

昏姻言昏禮也猶乃如之人也懷昏居言有禮也儀禮義疏塔曰婚

妻曰姻塔以昏時來女因之而去

爾不我畜復我

邦家

爾至今乃棄我我其復下國矣其棄之無道見卒章矣○復我邦家著王民之離散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

遂惡菜也記時且寫怨昏姻之

故言就爾宿

宿昵於居邶詩爾不我畜言歸斯復伊我來暨相類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

菑惡菜也采遂采菑並是三歲食貧之前兆也○遂本草作蓄

爾新特

至此道破其暴也舊姻去婦自稱也新特谷風所謂新昏也實維我特傳特匹也

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論語成作誠據笈作成是末失歛足利本作誠○夫無賴

而不能起財業是不富也不唯不富棄旧求新其

行奇衰不與人類是以異也不富應惡蔭思食有

以我禦窮之怨以異去婦怨罵之辭君子以著禮

我行其野三章

斯干宜王考室也

考成也與落一義宮寢成燕飲以落之也雜記路寢成則考之

前篇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先歸後復其例同用斯字可味言歸至家而斯復下國之人也

同爾雅菑菑案蓄下曰不我畜菑下不思舊姻求

曰不以富似有照應可以具博依

爾新特至此道破其暴也舊姻去婦自稱也新特

成不以富亦祗以異論語成作誠據笈作成是末

而不能起財業是不富也不唯不富棄旧求新其

行奇衰不與人類是以異也不富應惡蔭思食有

以我禦窮之怨以異去婦怨罵之辭君子以著禮

而不覺春秋考仲子之宮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子諸侯落之宜王不可終利故受之以斯干無羊所呂終宜王小雅也而幽王別起什是豈毛公所改乎以新宮為斯干非也正變亂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音開古通作可知山夾水曰澗皇澗過澗之類皆流川自山來者蓋咏室上之觀以祝之二句比天子之福祿無疆焉一章首倡多福繁盛以禱天子之和兄弟於斯如竹苞矣如松

茂矣承賦也只是祝辭竹亦青青相兄及弟矣式相

好矣無相猶矣朱注猶謀也相好而無相謀頌禱

似續妣祖

二章言築室始終以禱天子之續祖妣於妣規是似續也妣祖協韻說善源后稷非築室者

堵西南其戶

疏云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此欲爰猶於斯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

三章言垣墉之壯固以禱天子也閣閣屢斬而次第舉之秋訓格格舉也歷歷同義椽椽也橐橐用力也猶築之登登秋文木或作析蓋閣閣所以崇也橐橐所以回也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

芋大也言其尊嚴天子居九重之中能穿能穿崇墉環而其門深此其所以尊嚴也

如跂斯翼

四章言堂宇之美盛以禱天子之明政放也如矢斯棘峻然而稜如矢鏃之有廉隅也疏云

如鳥斯革

韓詩革作勒曰翹也又符

蓋古指矢鏃之角為棘

合故如翬斯飛爛然而奮如雉之飛有光也四如

從之變取對○朱注如跋大勢嚴止如矢靡君子攸躋

淵整論如鳥棟宇峻起如翬蒼何華米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五章言庭室之正大以禱天子

觀之也自庭而楹而正而與以序言之三章先言

壇墉而遠望大寢而近觀小寢亦以序為章者

噲噲其正噲蓋與澮通澮澮噦噦其真噦音噤義

也室有戶牖其明噤噤然也○朱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六章言牀第之安天子有吉夢

興乃占我夢安寢而得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維虺

維蛇罴大於熊蛇大於虺取同類曰為耦也吳語

大人占之七章言室家湊湊之有兆○維熊維罴男

子之祥取其猛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取其陰柔

况之頌禱之中自有風意君子脩辭也○毛物在

山鱗物在水斯于南山之景入夢欲善禱協矣

乃生男子八章禱其有賢男子以風天子宜貴男德

對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裳言衣裳也璋

會韻不其泣嗶嗶言其声高朗也朱芾斯皇天子

必半圭周頌鐘鼓嗶嗶

諸侯黃朱朱室家君王室家之所尊也室家即周室周家也

乃生女子九章禱其有賢女子載寢之地不設其牀載衣

之裼疏云縛兒被也朱注載弄之瓦取其所事事

而已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猶曰無咎無譽也非曰

大姜大任大姒皆姜女而邑姜為武無父母詒懼

王亂臣鄭朱未味詩人立意之旨耳

犯七出而大歸是詒憂也○是二章曰頌祝之辭

風天子之貴男德而遠妃色內宮靜嘉無哲婦長

舌也宣王既恢復大業君子所憂在其懷安懷安

之來妃色為最故男子極其崇尊女子極其賤卑

而已而室家盛衰之原周不外於此則實頌禱之

善者可謂君子立言矣○斯干積德也南山積陽

也且是起之曰男子女子結之○是篇

宣王小雅之最美好者章法亦可玩

上半 首章七句 五句對 下半 六章 七句對

斯干九章

無羊宣王考牧也蓋宣王復牧官始牧六牲於牧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首章言牧官復古牛羊新殖

羊而其羣多矣詩主羊蓋牧人所牧羊多牛少牛

則別有牛人其徒二百人羊人徒八人牧人徒六

十人可以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推牛七尺為

是推焉得之此言大牛非言黑脣周爾羊來思其角濺濺

頌牝牡亦言大而駢者也爾羊來思其角濺濺

聚食本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毛蓋以濕濕為動

又作戰陸佃云潤澤貞似依字揣義○角也耳也固是形

容之巧然曰駢且角曰毛牛尚耳則祭牲所重其

苟辭不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二章言牧人克勤祭牲大備。○受上羊來

牛來言之三百九十者有絡繹降于丘爾牧來思曲者有就池羣飲者。○訛猶尚寐無叱。

何蓑何笠或負其餼

牧人之來其徒有負蓑笠者有背乾餼者言克勤其職也。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物色也每色三十如士六人。下。及四方色牲之牲是也。爾牲主祭牲。鄭公得之。賓

賓不辨物也。羊人職賓客共其法。羊牧人職言祭牲而不及賓。賓舉其重也。共是詩正同。○牧人於其心喜而安矣。下章藪蒸燕雌雄受之成辭。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二章言牛羊蕃阜牧人閑暇。○甸師職帥

其徒以薪蒸語法同拾。推弋鳥來時途中之事。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

不崩

依旧言其角也。用天保壽辭亦善禱如舊說。是詩人之辭拙矣。○王安石云言羊不言牛者羊善執敗也。羊不執則牛可知。案是詩先羊後

牛羊曰三百牛曰九十。主羊詠之事。○周禮合鳥確說未。魔之以肱畢來既升。

既者言升之速也。牧人閑暇拾推弋鳥而來見

羣羊之肥息且角喜之。燒柴煎鳥而無臧穀之過。及日之夕舉臂魔之。則盡來入牢。於是牧人與其徒委地而歸。休臥則夢亦美矣。下章獻吉夢於王受是章閑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旟矣

卒章言博碩肥腍天子受祭之福以頌禱

之。○衆維魚言網人聚捕魚也。旒維旟言旒纒紆而羣立也。

大人占之衆維魚

矣實維豐年

占夢毛傳盡之朱注怪僻夫人為魚也。詩以三百九十金声之以豐年。漆玉振之。殆

乎魚。廡所謂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之類。宣王

中興其時可觀以是終宣王
旒維旛矣室家溱溱
小雅亦似魚燕終鹿鳴之什
州里建旗縣鄙建旒牧人之夢甚殷繁其感牛羊
茁殖之盛乎左傳有德之君上下無怨是以鬼神
用饗祝史與焉其所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故
是吉夢雖王家之祥亦牧人之福也考牧故祝及
牧人良史脩辭點水不濕○首章四句四句二三
並三句三句二句卒章三句五句是立格也且每
章首尾其意相受處最宜細細繹之

無羊四章

美箴 規 刺用不肖去婦
鴻雁 沔水 祈父 黃鳥 斯干
庭燎 鶴鳴 白駒 我行其野 無羊
美箴 誨 刺棄賢去婦 美考

毛詩考卷十七

毛詩考卷十八

節南山之什第四

幽王在位十一年而小雅四
憂之者衆矣且是時巧於詩者輩出可傳者多
故也在士冠禮冠辭醴辭醢辭語或重複雷同
而詩三百篇篇如新者非聖人剛定而傳之何
以至此辭不美不足以傳故知是時多詩人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委政於小人暴虐不平民
殘而君子不得陳其力故
作是詩也○刺幽王而專責尹氏是大雅之格也
故序繫辭亦與大雅同不然何必曰家父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首章責尹氏之暴虐○興也截
然南山石巖巖可畏以興民瞻
印師尹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左傳引赫赫宗周
曰疆不義也以巖石興之則赫赫不唯顯盛與師
尹大師尹氏也奪政私族而不躬以致喪亂其一

暴虐其一不憂心如快不敢戲談韓詩作炎同
平通篇大端而心如火攻乃不敢談笑憂懼屏息
民望其赫赫而弭謗道路以目之勢苑柙序暴虐無
而已此厲王弭謗道路以目之勢苑柙序暴虐無
親而刑罰不中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而分崩離折也四方蹙蹙故曰盡斬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二章責尹氏之不平
物平均興師尹之不可不平焉
此似徹而轉之莊子其垠有楸柏之實左傳山林
川澤之實言鳥獸魚鼈也草
木為山之實沉可相發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此以山木美盛興之赫赫只是顯盛貞謂何無可
復言之意猶父死之謂何尹氏私姻亞小人其政
不平故天方薦瘥喪亂弘多
責之不

民言無嘉慙莫懲嗟

無嘉猶曰不淑唯是怨
也尹氏曾莫懲嗟以憂天災人患也末句與首章一
例責尹氏也釋言慙曾也說文替曾也引詩替
不畏明正字通從說文以慙為俗誤然左傳引詩
作慘不畏明參古文替頗有不可武斷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

三章更端言尹氏之職大責之
蓄何以為秉國之均氏之執天下大政也今專責尹
天下氏秉國之均
成亦同姻匪
任何以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也四方蹙蹙喪亂弘多何用為維
我王不寧却生王訖何以為毗
民志定而不惑也心不關惡怒不違何以不迷
○以上尹氏所職而今皆失之故歷舉呂責之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

明則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使天方厭周危急之時不宜
我萬民無父母也是誰

之責哉何不退小人而進君子以起一章○天下
赤子不得其父母惇惇無依是謂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四章數尹氏之惡以責其不平

其令也不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弗問言不前席君

弗仕言不委任君子以國職務也賦納以言明試

以功而後君子之材顯矣今未嘗問之又不使君

子仕而猥誣之以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去私平心

不才不能故責之乃無為小瑣瑣姻亞則無膺仕相謂之父曰姻而婿

昊天不備降此鞠訕

位之易為力○四句託天而大

王政之無道也不備即不平不惠即暴虐○鞠窮

也訕凶也與煖炎也訕化也同鞠訕猶曰窮惡極

禍今小人姻亞方熾而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愛也

民罹百凶故曰不備大戾猶大咎戾年也罪也天降罪罟無辜呼天暴

虐極矣大雅天不我惠降此大厲傳厲惡也大厲

大戾皆自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屆不惠之及罪罟

不惠來言屆極也頌云致天之屆此屆猶王國來極之極

彈暴虐而行真道也左傳以生邪心為生心即心

闕之及今民不勝大君子如夷夷不備之及凶患

戾將生故心故云君子如夷除而惡怒去也尹

氏在大位故於如屆如夷絺以君子也不與上君

子同此四句即訕爾心畜萬邦之言再稱君子亦

勸其必躬必親而惡怒是違之怒將發故云○是

不委諸姻亞也章語氣最烈若民心不闕惡怒不違一朝之變宗

社將摧矣驪山之禍家父既知之欲唯大位易為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六章責尹氏委政小人不平以致大亂○再提不弔昊天哀時

命式月斯生俾民不寧

禍亂不定逐月滋憂心如

醒誰秉國成

篇中二憂心並受民字如惓如醒皆言民之憂也嗚呼今誰秉國成邪何

故立其位而不親其政

乎句意下屬○國成所謂先王成憲也○有典有則○舊章一成故曰國成大宰

職官成注官府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委國成於姻

以亂月生民如醒也

前章既授一策故此極言不親之害而勸其改勵○張國成也○左傳齊慶封

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葵氏尹氏之妾姻亞亦是類欵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七章更端自傷尹氏昏暴而不新序引是曰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是義可從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

○項領猶詳羊墳首

騁

家父王庭大夫也欲展力於四方而不能至此始言及己身王粲賦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轡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四句言尹氏無恒已所誤章節是八章章

既夷既憚如相疇矣

尹氏喜怒暴惡也門有戈矛然及其解怒也如杯酒相酬酢

初任我如委俄而奪之

如仇何呂聘力乎正月亦曰如不我得執我仇仇詩人所呂窮全同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

卒章言所呂作詩以終焉○託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正言正人正言也

家父作誦

吉甫作誦亦在章間與此一例家父

以究王訕

王極言

也猶趙孟季孫之例其家号世襲其忠烈矣○家

說置為本

以訛言起全言齒牙為獨之意故重言徐徐憂心而敷行之莠言巧言也其亂信如莠之亂苗

愈愈爾雅瘕瘕病也疏引是句得之是以有悔朝朱註益甚之意臆揣沈驚人

憂危不與羣小瓦合故速其悔也旨酒洽比之徒何曾知背後之憂乎孔子讀正月而曰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妄也孔云方穀之際已獨憂瘵如鼠如羊妖妄之悔豈不熏心乎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三章傷身不遇民之無辜并其臣僕讒言行而當時之人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人皆有其身也祿天福也無祿之

屋譬彼每流不知後日之所歸也瞻烏爰止于誰之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四章傷讒邪殘民而侯天命於後日○比比也林不見蒼翠之色

摧殘為薪蒸秋風肅殺之景也以此比民之無辜臣僕天夭是極焉○韓外傳引是曰言朝廷皆中人

也與箋一意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方殆受上句也雖通不切

橫行吞噬善人而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天之夢夢無福若無天然

天耳然天既定則何人之不勝乎雖強梁跋扈之徒亦將惴惴伏天誅矣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皇大貞所謂皇皇后帝也民方殆而不顧人有何所憎乎殘民日久非所聞也福善禍淫必將不日矣嗚呼上帝哀矜下民天位殷適一朝以亡大夫所憂不唯一身其以皇上帝為言寓意較著言天命之可畏以結上半四章

謂山益卑為岡為陵也雖山之卑猶為岡陵以此室雖卑仍存名焉焉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何不懲言其猶可以有為也

振王政乎今讒諂面諛之徒方剝亂國家退之為
急路民勞所謂無縱隨式遇寇虐者其示先務一也
○下半四章亦以民之
訛言起宜精思之說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皆為
傳諛所魅揚揚自聖互語其夢呂闔其微祥無賴
甚矣○或云首章訛言通受繁霜則或有如三月
賀雪欽是占夢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臣諛曰僕
亦以自瑞霜來
後自聖大臣惑於訛言大亂在前而不知猶且說
夢人人自以為為聖然純黑如烏雌雄比不可辨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局曲身也如有所厭然故曲脊
而行
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踏累足也如有將
本行
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陷然故小步而行
孔子引是曰此言上下畏罪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無所自容也上下猶君臣
號民高叱之也坊記民猶偕死而號無告脊理也
孔子至是章惕然曰彼不達君子豈不殆乎然則

大夫采民間語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猶今之人言
而在位也猶哀今之人
胡惜莫懲虺蜴毒蟲也二蟲
當路人惡得不局行
踏行乎取譬巧矣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
○七章言己所以困於閭朝之由
苗周頌有厭其傑阪田境埆猶有特生之苗以比
閭朝崎嶇亦不無所安一身焉君子欲為阪田之
特而將不能
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託命言之據潛
故反而寓感
伏句大夫其既仕而欲陸沈金馬門者欲故曰此
身雖願阪田特苗天極其力呂震蕩我心算沈窮
矣○六句每句用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始發是意
我字自傷之甚
有旨酒字脈相貫蓋卿士尹氏欲
則矜式也欲有所矜式而薦達之
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
訓仇仇傲也今也呂豪氣如我不使我展力

我力
訓仇仇傲也今也呂豪氣如我不使我展力

耳仲尼出處亦如是而踳躅不遂皆讒侮之為也故願見有恒者矣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八章言繁霜之自呂終下半四章○八句章止於是故以心之

憂發之解正月繁霜結之訕然而止是本志所在乃絕筆於獲麟之意今茲之正胡

然厲矣厲惡也大雅降此大厲今燎之方揚寧有

滅之興也反體白圭之玷一例燎放火也書曰若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與周京既滅同詩與十

之後也褒姒與皇父比去鎬遷向亦不能定王國

驗然大亂猶為護邪之淵藪呂惑天子據十月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九章更端獻替於天子先替否

陰雨自鷓鴣來欲繁霜陰雨並女壯之災其車

既載乃棄爾輔四句替否也疏云輔蓋如今人縛

一難既彈乃忘其防功勞者不復用故曰車既載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伯猶叔兮伯兮呼人汎稱

悔而曰請伯來助亦無及也大憂將至上天先王

倣以繁霜王何不及其圖之也自戒懼乎書曰臭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十章薦可也○員數也蓋其輻

呂副股肱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車既堅又使其僕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備豫如上則雖踰絕險乎亦

可呂不介意耳呂比可捍大

災濟大患焉此二章呂爾輔為比而敷衍之意專
在選輔弼裳華序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
之類絕功臣之世前八章所憂傷即在位如烏讒
諂殘國之事也至此呂爾輔警發天子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

也下句同魚在池不如相忘於

江湖以比在閭朝而心無所樂焉前二章獻替呂
願選輔弼然推臣方熾讒諛得志而天子不明何
曾有望萬一用我言乎唯是如是說呂遣我問耳
雖說之於心有何所樂故以匪克樂受之此意脉
所貫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而水淺而數罟將及夫游

進而陳言亦無望退而
默亦讒人驟顧諸朝焉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困已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已孤特○十月所謂權門七子

之徒也是亦
讒邪之淵藪

洽比其隣昏姻孔云

再洽協合也左傳

新附也隣言兄弟宗族也云旋也如葛藟業之七
子之徒占天下桃李其門至於昏姻無不顯榮故
曰旨酒嘉殽會九族施及外族大歡笑為樂○左
傳引是曰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也又引曰吾兄弟之昏姻為諸侯古義可見
不睦是隣為兄弟昏姻為諸侯古義可見

兮憂心慙慙

孔子讀正月而曰賢者既不過天恐

他彼有屋蔴蔴方有穀

卒章憂小人者進傷世傷

猶瑣瑣蔴蔴猶迫迫並言蹶蹶小人也有屋言夏
屋渠渠也方有穀言食祿方盛也書曰既富方穀
蓋所民今之無祿天矢是極而黎民則皆為天災
本也

所極破有亡宅而暴露者有失食而飢餓者何民
主之不惠下而斯民之無祿於天乎憂傷極矣○
天矢是妖孽之妖然曰天
妖婉辭也其實言虐政
有穀之人方是歡樂世界也不亦嗚乎哀哀者我
身憫獨何以免於今之世乎○雨無正亦嗚矣與
哀哉對故或說富人須憐是憫獨非也○哀我人
斯之哀憂心惻惻之惻念我獨兮之獨是句非指
細民之孤獨者也既傷民之無祿依旧傷己之孤
特曰終之○是詩憂身憂國憂傷哀念如讀離騷

嗚矣富人哀此惻獨

正月十三章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皇父檀命進讒退賢遷
王都於向而不能定民
人離散君子傷周室將亡感于災故而作是詩也
○是篇與雨無正一時之作或出一手故並繼
從王不敢避難者也忠厚義烈沈周室之比干也
自憂之辭二篇並見於卒章已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有章子傷時深畏日食先提之
以哀民○純陰而食陰大壯也
且日食蓋忌辛春秋在莊公六年三食辛未庚午
鼓而癸亥不鼓郊大雩用辛○李榕云唐書志十
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則是為
函王之詩無疑案是可驚昧序者

亦孔之醜

是篇上半四章汎言災妖
日而微此者內外之辭
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首章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二章廣上章之意說及國政之
取論日月○行躔度也書曰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以
食為失常度是古意也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受日
致而不用其良人即三章所取論也
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

此以陰陽君臣立言者非主理言之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月有盈缺日則常全在天之神為至尊故日食謂之非常畏天存至戒也左傳引是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譎于日月之災古君子唯如是說耳朱注當食不食當食必食非古意耳

燂燂震電不寧不令

三章舉災變荐臻呂哀朝廷之動也左傳謂亂平為寧不令猶不祥也竹書二年

不遠詩樛今年日食併數往災也百川沸騰山冢

率崩

率嶢嶢也言山裂而頂如剝削也○周語述王三年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添是二句甚有闕系皇父祖向不守

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以歷舉七子懲猶省懼也

師尹氏皇父命然宣王二年亦有大師皇父必非一人或皇父是師尹世襲之号欽卿士出洪範其名古矣據左傳左卿士則天下

皇父卿士

四章言災變之所自以結上半○據竹書

皇父卿士

師尹氏皇父命然宣王二年亦有大師皇父必非一人或皇父是師尹世襲之号欽卿士出洪範其名古矣據左傳左卿士則天下

執政也此對司徒則冢宰也番維司徒

畢公之後食采於潘是欽○鄭語述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是詩作於其前鄭箋甚每厲王無小雅

函王無大雅家伯維宰

小宰宰夫是冢宰之戴攷

仲允膳夫

膳夫在周禮也上士也冢宰屬

史

內史春官與冢宰通職皇父結黨宰矣○聚子

音番栗蹶父亦似因地名稿子鄒同蹶維趣馬

屬在周禮

為下士卑一人徒四人甚微後世或進其爵位或
稱授人曰趣馬也按人中大夫大雅疾哉冢宰趣
馬師氏膳夫左右可並考趣馬膳梏維師氏中
夫近王故幸猶立政之綴衣虎賁梏維師氏夫
徒屬七子當時之權門豔妻煽方處褒姒得佞臣
所謂今之人莫懲者
翼肆其罔極意色揚揚氣焰甚熾故曰煽方處
首曰孔哀次曰何不臧次曰胡無懲此曰熾方處
每章結語之線絡可味哀語三歎而寫繁華喜躍
之狀呂收繳之甚巧孔字何字胡字方字如繡
抑此皇父○五章更端言皇父遷都呂震蕩萬民
豈曰
不時時繁作之時也豈問使民之不時乎其奪民
極伊胡胡為我作不即我謀不時是君之常態不
為慮我而未始一言謀及我乎暴亦甚矣即我謀如盤
庚三篇是也皇父與其惡黨決策忙急日眾遷故

抑此皇父

不時

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不謀之故事起意外卒
惶急不遑他棄田宅而
眾怨責之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六章言皇父浚民封己而不顧

聖以嘲之也禮宗伯之職聖宗伯之材作都亦與
聖相受文之豐武之鎬周公之洛皆聖作也皇父
遷都猶我平相國營福原未幾而復耳若作
私邑則不遺一老徂向及下篇王都皆不通擇三
有事亶侯多藏三有事三卿也多藏言因遷多細
實府庫也此亦點智之
魁與孔聖應擇字可味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且愆
願之辭左國多例皇父率大臣百官先王而遷也
凡人主昏惑而權臣頌朝者積威之勢有如是者

是詩以日食起之登言山
川陵谷之壹為是故也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強之族舉其居室曰徂向也言專營其私而不顧
天子左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康叔殷民七族唐
叔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遷都

猶建國皇父因以殷其邑也
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七章言存人面從皇父讒毀君

曰從遷都之事
懼而不敢違也

言警警以投冤於我躬也
始舉讒勝君子窮之事也

前章之
天災

疊皇父遷都人心不服雖背憎乎
百司諸尹或諛或懼不敢一言

朝無直言故下民之孽主由人生耳
人興也人棄常則妖興無罪見罪棄常亦甚

噂沓背憎譏諛常態也面前則雷同退則

職競由人背憎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破說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八章言王室將覆已黽勉於險

璞引作惛爾雅痲病也惛憂也大雅云如何里本
或作痲病與憂一意左傳寡人離病於外久矣言

罹憂也然下句曰痲則里訓憂為總悠悠憂之長
也里居之說亦好我里出將仲子但得訓病則毛

亦不可知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殺我獨

四望皇父七子之黨殷富而有餘衍我則獨居貧
匱之憂也此四方只是身外四面也此憂亦言貧

苦也與有羨對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七子之黨

言之逸勞之反我黽勉從事不敢離君側不為痲
憂故辟易自退也二句承上起下我獨字與上

句對不敢字
天命不徹爾雅不徹不道也徹輟也

終矣故返照首三章日食陵谷之變言天
命將反以傷天所祐之子孫將見滅于天我不敢

傲我友自逸
謂朋友避亂而不立聞朝者也自逸言其潔身畏難而不暹勉王事也

十月之交八章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皇文恐虐去篇祖向大臣內違諸侯外叛讒言繁興

王猶惑而不悛大夫諫不聽憂王者之將無所依故作是詩也○篇名難曉韓詩亦如朱子所駁洪範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上從下則亂也迷王從衰如皇父國亂不能為政雨無正豈世亂而無政之謂歟
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
存疑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
也
秋篇名者凡六皆後人注取竄入都不足議耳周語夫政自上下者也似摘取為說
首章託天呂傷王政之暴○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也昊天也皆大也而今不大其德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上天降禍周室呂喪亂饑餓斷擊四方之國也託辭

于天以復王政諸侯之不可得而思盡也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
而疾威

不可得而思盡也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信讒

刑罰不中出後序雖有伏辜者讒侮弄口則事乃反覆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淪胥猶混同也
有罪無罪混同而敷及之也瞻印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所謂民無所措手足在此三事大夫何肯夙夜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二章言國亂大臣諸侯離而王

京也左傳晉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亦言京師也引是詩作宗周○皇父作王都于向鎬京生草故曰既滅皇父不能定遷民
正大夫離居莫知
離散相失故曰民靡所止定

我勸

正長也。上大。夫也。遷都之事。六卿不知。同各

句喪亂。殘民。即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書曰。三事暨

不駿其德也。正大夫亦在其中。上言不顧民勞。此言

不顧天子也。不怒遺一老言。皇父之暴。此主大臣

畏罪不近王所。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王者之不可

言之。所指各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朝事如菟。柳

斬伐四國。故或背叛不朝。或雖來朝在京師者亦

畏罪而不敢近王躬。沈孤矣。○首章言大亂之源

而是章受以大亂四事。一。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曰

靡三莫應上昊天旻天。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曰

者庶幾而言之也。晉語。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

又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式藏。今式殺。一例。夫大

亂既極矣。我庶曰。王自此懲改而用善道。然不唯

不懲却發出暴惡之事。不已也。每更端章減二句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三章更端提讒言之禍。以戒王

所臻。棄辟言而妄行。如夸父之逐日。如汎舟之流

已也。故以大命近戒百君子。○大臣諸侯皆離安

行亦可少躊躇。然王猶不悛。故曰。行邁靡臻。取譬

可。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凡百君子。言徒而在王所

不守王所者也。朋友是大夫。避亂者也。詩人乃守

王所者也。同在王所。故忠告之曰。危急之時。不可

不自戒慎。毋望。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前篇卒章未

命將覆。此吾儕見危致命之日也。何以不相畏乎

不畏于天命乎。我成不退。飢成不遂。四章提師旅飢饉之禍。而傷王

之不信。辟言。○兵亂構成而不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

三章更端提讒言之禍。以戒王

所臻。棄辟言而妄行。如夸父之逐日。如汎舟之流

已也。故以大命近戒百君子。○大臣諸侯皆離安

行亦可少躊躇。然王猶不悛。故曰。行邁靡臻。取譬

可。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凡百君子。言徒而在王所

不守王所者也。朋友是大夫。避亂者也。詩人乃守

王所者也。同在王所。故忠告之曰。危急之時。不可

不自戒慎。毋望。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前篇卒章未

命將覆。此吾儕見危致命之日也。何以不相畏乎

不畏于天命乎。我成不退。飢成不遂。四章提師旅飢饉之禍。而傷王

之不信。辟言。○兵亂構成而不

肯退。飢饉荐臻，而民不遂。其生也退，遂猶進退。文字映帶，或云不遂，所謂萬物不遂也。案前說優矣。成則飢亦成，故曰如之。以師旅，因之曰飢饉。戎會

我誓御憺憺日瘁。曰我親之也。詩人勸人遷王都，在王左右，憔悴殊甚，故言。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肯

其忠勤而傷君側少人。以救我飢之謀，告於天子者，也。其說在下。聽言則

二句，故我非歌。呂訊之，王將不知其危急。聽言則

答諧言則退。聽言猶通言，道聽之言也。大雅聽言

不信，辟言亦固矣。故非聽言，不可以語。苟辟言則

王乃厭之，謾人從而構之，遂陷不測之淵。故凡百

哀哉不能言。五章更端自傷，已辟言速禍而窮於諧

首句成對，五章不能言與能。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言對六章，不可使與可使對。舌未出而躬既瘁，言禍之速及也。管子酒入而

舌出。此詩人自道也。與無言不疾相喚應。哿

矣能言。是諧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休言顯榮之

謂有旨酒，有嘉穀。有屋有穀，是也。維曰于仕，孔棘且殆。六章自傷，進退維谷。○曰者，詩

詩人大夫，固既仕者也。然尸位而無能為耳。故其

心曰：于仕者，言展力行義也。而有不可者，卒章或

助以是也。于猶往，欽哉。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辟

之性，孔棘，旻天疾威也。云不可使怨及朋友。聽言諧

者，天子所厭，必云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言者天

可使是有一喝耳。子所昵，故天子若云可使，則朋友必咎我。同流合

污矣。是帶言也。詩人固非與勢俱往者。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卒章言舊臣世家不

竟無用者。爾受上朋友去王所者，徧呼離居者也。王都言新邑向也。已進退窮，雖在王所不能行其義，故就離散。大夫勸其遷王都，蓋鼠思泣血無一憂王所無人，一欲相謀而致力也。

言不疾告爾曰：護天子，爾却鳴幽詩，愚弄我。言不疾，疾之說時勢已至此乎？乃癩憂泣血而自傷。我之言而無不疾痛耳，不唯進言於天子。

雖諸大夫亦嚇我而已。疾字照上疾字。昔爾

出居誰從作爾室

純忠義烈發憤而離居者以終之。曰：昔日爾與皇父出居向之時，誰是作爾室者？爾自經營之耳。苟欲遷王所，其何憂於室？家有無乎？而曰：是嚇我何哉？既遷而

不安，棄而去之，可見遷都騷擾人心不服，有去者有留者，蕩折離居以致大亂。

雨無正七章

皇父遷都正月十月雨無正三篇相聯而見此後不復一出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在位無君子，小人風議國命，是詩也。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即以其為小雅命之。大明固當不闕，小明也。宛弁何必因大宛大弁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首章言王庭議論之不止。言提君子箝口之意。卒

章照兼帶天命可畏。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葛然

小之聒邪。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謀臧言君子所獻替也。我視

謀猶亦孔之邛

邛病也。言可攢眉。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

二章敷衍上章哀群小之噂沓。滄滄雷同也。訛訛風議也。言

族談噂語苟且而聒。通言大雅毛傳訛訛風議也。言且惰也。訛訛皆同史記訛訛偷生注皆弱也。皆窳苟職也。朱子因今言決義不取也。謀之其臧，則具是

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反覆長言而添具字雅淡可玩或分附王今小人非也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止于往也即不集不得潰之也

謂也議論憤憤都一定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三章直言謀夫之多責其碌碌無賴

亦孔之印在未與是章相錯此淡中取趣處

是用不集

而無一頭角嶄然

發言盈庭誰敢執

是其咎

徒鼓其舌滿庭嘖嘖如鵲都是風議何曾有一人能任其成敗之責而建議決策者乎

左傳引是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謀秦楚之國若未嘗行邁其險易遠近何所得乎道以喻經國之道遂起下章先民大猶也小人多是不學

哀哉為猶

四章更端提先

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無術未嘗行邁于道者也取譬切當自此每章以譬喻取結至卒章都是取譬諭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邇言道聽塗說俗間之言也失廟廟前之體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

代天工者而邇言鄙哉爭言難詰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五章提聖哲肅艾以責之○靡止言小毛公得之邦畿千里維

成

邇言紛紜是如作室于道與行之人謀事苟無先民大猷之取決何以遂于成乎前章不得于

道此為道之人所惑亂也凡邇言賤人小吏所德居多○是章喻以先民旧法次章喻以今日之國有人聯二章如訓誥如大雅通篇之精神也

民所止民雖靡盬或哲或謀于衆也視遠惟明所以

為哲人也聽德惟或肅或艾貌恭而其德嚴肅者

雖無聖如黃帝哲如大舜者可名如彼泉流無淪胥

以五德者則今日亦有其人也如彼泉流無淪胥

以敗善者不用則相偕顛沛焉如彼泉流也豈無

淪胥以敗乎殷之末也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

子膠鬲而帝辛以亡大命近矣以起下章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卒章言小人不難以哀時

命○馮馮馮之馮左傳小人伐

其君子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既曰淪胥以敗則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懼君子知其他是以大

小旻六章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幽王荒怠忘宣王之業飲酒

無度上下化之君子屢困於

非罪憂身哀時而作此詩也○小旻責滿朝謀夫

小宛為兄弟戒懼之詩二篇並無一言及時王而

風規之意隱然懇到詩謂之善言之最旨是也若

說兄弟相戒之詩不閑時王將焉用天子之雅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首章懼禍之及感念父母戒不

有奮勵之義大雅如飛如翰許慎云鳴鳩奮迅其

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以小鳥能奮而高舉

比已雖小才力行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過世之

已欲以全大節焉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將且也

不能保遺體所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二人父母也

以自戒懼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二人父母也

孔子引是徵文王祭慕父母之事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反之人之大節也今身窮而屢困縲絏難

哉免於今之世矣是以感念憂思至於通昔不寐

也幽王忘宣王之業荒廢逸豫故以是風之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

二章傷時之沈酒相戒自攝也

而何邪昧序者或疑

詩人嘗有酒敗窮矣

彼昏不知壹醉且富

不知節也富朱注猶甚也

案富於醉之意或云洽

比孔云之徒荒醉怠惰而日

以富貴也亦通云先

舉端人思齊也後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舉昏人內自省也

上下沈酒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三章受上訓子弟不洙惡習也

庶民采以充食以此求之可以得焉

蓋菽農豆總

名是時難食者米雜豆以禦飢故云

二章言敬

其身三章言教其子並末句發之上四句比賦雖

異對奉兩事則一也故二三成對而一與四義相

螾蛉有子螺贏負之

其子也然螺贏負之

倡和結了

以肖已以比教之可以化焉家語政猶蒲蘆待化

以成昔人辨是說失物理然古老所傳道存而

因是先

哲常規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征邁不取自

象似之也頌云君子有穀詒孫子兮似因是詩庶

民廣求他物螺贏能化異類我小才非所及慙教

爾子必以似穀矣言世俗不可如何以風時焉且

送王愛伯服父不父故宜曰亦子不子教子之言

於時事為切若放天子於中原人將收為奇貨負

蝨蛉之子以為惡異日申侯果奉天子入周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四章言念先人力行不已以終

鳥以飛鳴不止與力行不安焉鳴鳩取其決起高

至脊令取其不須史休○脊令因常棣固是兄弟

急難之時五章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也彼昏不知皆遊惰荒廢耳十月大夫黜勉從事
民逸而獨不休亦要全臣節於亂世故也是詩主
子道故明哲保身其所願也然苟生苟免亦所生
也非征邁之義○脊令有急難相救之義我云爾
云即相切勵相保恤之意也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大戴禮引
自舍也案是詩之本義也既曰日月又曰夙夜即
脊令不片時自舍之義○凡伯刺王曰無忝爾
祖式救爾後曰念先人曰懷二人曰無忝所生欲
使幽王一顧宜王中興之盛也

九月築塲于圃而納粟焉以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桑扈之失性興已之失所焉
填瘠同韓詩作疹亦病也填寡言困瘁孤單也不
同流俗故屢陷於獄犴也岸韓詩作犴同家語獄
犴不治不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粟曰為精也握粟
可刑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興也桑扈亦小鳥肉食不食粟
五章更端始說苦困身境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扈之啄餘窮之窮也出卜問後來禍福也叙言穀
屨祿也福祿之義或與式穀牽合之非也往日多
難身危乃卜前途窮通渾無吉象也已焉哉未如
之何也今生民失所無辜呼天詠一身以形衰亡
夫育章曰下念先人而力行敬儀誨子夙夜匪懈
非賢大夫邪而不遇流落至此則時事可知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 卒章言天命將覆已唯知懼以
恭照溫
克敬儀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恭人有是
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仍是恭人恐戒也或以溫恭為一人小
危故然也末二句與小旻同或出一手或有相因
其非言尋常敬慎可知則風規時王亦明明哉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

卒章言天命將覆已唯知懼以
恭照溫
克敬儀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恭人有是
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

自此四篇皆
憂讒之詩

小弁刺幽王也

天子之傳作焉

之傳刺幽王猶不曰巷伯寺人刺幽王是亦古序
條格嚴矣邪說者云天子自作非傳作也噫宜曰
馮母家以犬戎入周殺其父幽王其不孝可知安
得是至誠之發乎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首章哀身瘠而獨遠於父母也
也鸞斯與鸞斯一例爾雅法言可徵小而多群不
及哺者歸飛狀其相愛也提提安也言羣而樂焉
淮南子的的者獲提提者射以雅鳥之樂群比凡
民父子團聚而歡焉特取於不反哺者蓋著萬民
團聚不必慈
若之子也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穀也此句亦出蓼莪四月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皆哀不能事父母之辭
舜之怨慕日號泣
于昊天于父母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皆三何字沈痛哀切朱注安之之辭大誤天子之
傳其不為浪語固也且與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

哉語意大異不可為安說病此句耳傷如之何云
如何里辨之痛切儻同宜與其旧如之何互觀

踽踽周道鞠為茂草

二章反覆傷讒人敗國殘父子
通道生草以比讒惡
在朝王道穢塞焉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句愁慘極其
苦毒之甚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故顏衰形槁也
人子恒言不稱老是章不獨憂其身所謂小弁
之怨親之過大者曰擣曰老曰疾切切入骨
心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首重如山坐亦假寐而已
之憂矣疚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三章廣首章之意重號于天也
崇勿剪內則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
之至於犬馬亦然而況於人乎桑梓遺愛所存故
人情不奪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瞻依父母焉遺

物尚且恭敬况父母俱存誰不瞻依之乎是章為賦亦通然細釋上六章詩人命意日興詠之者也與於庶賤廣著人情○朱注尊不屬于毛不離于

裏蓋毛言皮膚也裏中衣也指父母懷抱言之唯懷抱歎下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何所在乎以想我辰以是

于天也○六章唯是章不言心之憂矣因前章三憂字叠出相變收歇前半甚精巧須知六章之內前三章後三章語意中分以成對前半鶯斯茂草取比桑梓取興以收後半柳與淵鹿與雉取比投兔與死人取興以收忽見全似兩段然心之憂矣句在第七句一貫之故上六章下二章是篇法也

菟彼柳斯鳴蜩嘒嘒

以此王澤所被微物亦遂其生焉以傷己失所可謂得古蜩○紉割郭注義蟬鳴自得傷己失所可謂得古

意有漼者淵萑葦淠淠比也滋潤之廣微草以肥矣萑葦無情也並取其微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譬其

微之不如所以自悼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譬其居處不定也不集於菟不浴於澤曾不知小蟲微草之有所託焉○比之下又置譬喻殆似斯干之例

心之憂矣不遑假樂居處不定奔走營求之不暇何日又假寐乎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

五章言慕父懷家形容凋傷○作跋案其足有時踣跋留其羣也以此身雖奔亡心不能忘其親焉尚憶終南山回頭渭水濱此伎伎之意

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能忘焉父子之辭故及此與違恤我後照應○奔也雉也並每流中之苦况鹿獸也雉鳥也前取蟲草後取人事逐章比意愈切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受上譬其支體憔悴也至心斷腸故耗血氣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怨慕之辭也苦毒至此王何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六章怨君父之不我顧嗚咽以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以人情之不忍於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一不能復言悲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

不忍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

七章更端始舉天子信讒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之不徐徐博訊審究也

伐木掎矣析新地矣

比也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予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卒章惡讒人食王心而悲憤決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

高

山深淵焉言高必稱山

言

後必稱泉故造語若是

是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

高

山深淵焉言高必稱山

言

後必稱泉故造語若是

是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

高

山深淵焉言高必稱山

言

後必稱泉故造語若是

是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

高

山深淵焉言高必稱山

言

後必稱泉故造語若是

是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

高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怨慕之辭也苦毒至此王何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六章怨君父之不我顧嗚咽以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以人情之不忍於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一不能復言悲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 不忍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 七章更端始舉天子信讒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之不徐徐博訊審究也 伐木掎矣析新地矣 比也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予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卒章惡讒人食王心而悲憤決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 高 山深淵焉言高必稱山 言 後必稱泉故造語若是 是

垣匪由勿語凡言必有所由而發故曰由言大雅亦出人有主不可輕易出言讒邪側耳遂食其心夫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况有所微觀乎蓋迷玉輕忽脫口讒者遂構成大子故言之以切諫迷玉希其有悟發也○二句意韓非子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胡說之呂氏引李沙最明了我笱而竊我利矣何人斯有以我躬不閱違恤我後我則拒讒人乃又曰嗚呼自利我躬不閱違恤我後我則拒讒人乃又曰嗚呼此所謂決絕之辭也心不能了斷而外奮於言乎徐傲弦引離騷又何懷乎故都甚合邶詩刺是四句為去婦絕夫之語既絕而更說起數章可見決絕之出於不決而是四句之有餘情矣口左傳引是日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言子孫也表記亦同人說去後未慢○宋儒謂小弁不與舜同案宜白庸人其傳代口何曰大聖之言虛飾之乎

小弁八章

巧言刺幽王也小弁子号泣于父巧言臣号泣于君哀懇切切二篇如一故此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予慎無罪予慎無辜並出首章大夫傷於讒故作此詩也是什大夫刺幽王止於小宛是詩將小弁比且題曰巧言故下曰大夫傷於讒於詩亦有發明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首章呼天而愬已無辜離禍○曰昊天曰君無罪無辜亂如此懣也亂言讒人之禍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天王疾威予則戒慎而無罪也天猶下章頓呼君昊天泰憮予慎無辜爾雅懣傲也頓曰無罪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二章言亂之生在信讒以授一策○僭始當作僭亂始古作亂

故訛呂刑上下比罪無僭亂辭蓋言讒人僭亂之
言既浸潤是亂本也大雅諍始竟背亦當作僭亂
○涵說文水澤多也蓋浸潤之意言漸而藏漬○
通篇用亂字凡九猶小旻多用謀猶字皆其所主
也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王不速退僭亂者其言浸
機敢為讒王遂信而用之亂乃成
君子如怒乱庶
矣○亂字七君子五宛如貫魚
君子如怒乱庶
則亂可立止
君子如杜乱庶遘已讒人見
罪而窮如詩人者得再沐天澤此詩人所庶幾也
非言別登庸賢者○怒誅有罪也杜復無事也
君子如杜乱庶遘已誅則無
信唯盜是信故屢盟者相
君子信盜乱是用暴信
用其言也信盜用其
盜言孔甘乱是用餒
凡盜之
人其言也信盜用其
盜言孔甘乱是用餒
凡盜之

君子屢盟乱是用長

於王阿諛面從孔耳故王喜用之是非及覆國遂
亂也此言非主讒言讒者殪人自進及其見信用
媚上謀私邪惡百端是乱所以暴也然逢君惡以
日言故王啖之如享美味也此二句演叙上句○
餒與啖同史記以齊餒天
匪其止共維王之功止
下爾雅訓進亦甘食之意
匪其止共維王之功止
於仁止於敬之止共言供其職也大雅昏極靡共
盜不止於供已職所為都為王之病也○家語引
是曰此傷毒臣蔽主以為乱者也啖王以甘言愚
弄以肆其私是蔽主聰明也此謂不止共○是詩
上三章下三章分段首章昊天三出無罪無辜各
再出二章初生又生對如怒如杜對三章是用字
三聯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

四章更端言讒人鑽王以敗國
也寢廟王者聽政之居也大猷王者取法之典
也與小昊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其感同唯是

不說破耳。○通篇七君子唯是言先聖王也。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以言傷今之為羣盜所殘破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君子於此，此四句，閔王之印惡盜。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毒，瞻望古今，何限感慨。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四句，寢廟大猷，所以壞也。他人天子也。予讒者也。對他人曰：予讒者之耳。常屬于垣，微觀以食。王心也。躍躍兔免，遇犬獲之。犬比讒者，既探王心，棄機而日言中竅，故其讒必行。雖至穎敏者，不能免也。若是而放賢逐良，屏忠除直，乃佞諛百方，茅茹以進，遂立奕奕寢廟，使先王不勝其腥臊。壞秩秩大猷，貽小慧，毒利之說。詩人所忌，歎也。兔免與躩同。菑染柔木，君子樹之。○比也。柔木比柔佞者。樹言治分一意，比天子寃讒人焉。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往來而行，讒說者其心常忖度君子之心也。數之承君子樹之，故為計較其心。○左傳費無極謂朝矣。曰：王唯信子，必求之。又謂其上之人曰：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陳乞讒時，大夫於高國曰：莫如盡滅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蓋先蛇蛇碩言出自口矣。猶蛇猶委蛇，柔媚紆餘之意。碩言逐王家以騷民，以喪亂，故曰碩言非所。巧言如簧，有道而醜，然而言故曰出自口以憎之。巧言如簧，虛構以顛已於不意。四章以下，專言讒人探得王心。下半章段之勢可玩。上半章先言王之信讒。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魯詩以是章為何人斯之首章。惡物麋，字媚同。○魯詩以是章為何人斯之首章。沈惑人，然左傳襄十四年有明徵，亦毛詩所以為。

真物也。無拳無勇，職為亂階。上文八亂字，既微且

燠爾勇伊何。居河邑下，明存其人。之辭則詩人為

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為讒說大且

序文可念，居之徒其有幾人乎？小醜無勇且病，言易誅除也。左傳：衛侯歌之，孫林父懼以是也。大夫言之者，勸天子一怒以滅讒人之一藪也。

巧言六章 首章 二章 三章 四章 五章 六章

何人斯，蘓公制暴公也。蘓暴幾內國名，公召公畢

暴公為王卿士，而譖蘓公焉。叔詩之所

故蘓公作是詩以絕。也。若無閔王庭則不得以雅刺之，是意味序者渾長夜也。

之也。也字因足利古本補。絕之大發詩意，真是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首章怨暴公之黨於讒人。○何

入我門。所以艱而不可知也。從暴公者，即讒人也。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云不成辭，當作公彼人未嘗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二章怨其負舊好。○二人成黨

胡逝我梁，不入唁我。自既廢黜

亦棄卻為微之類。

亦棄卻為微之類。

亦棄卻為微之類。

禍字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始者言堯麓如貫之
言不我以為可而易交於讒人也平生歡甚未嘗
念其反覆至此故言始而責今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三章惡其入我門
唐有璧也自門內雷至於階下

此言暴公為不知者而來暗也我聞其聲不見其身暴公心恥故

者不面蘇公條而去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其願

矣鬼域句既伏于斯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其願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四章重惡其虛飾以譏之
風爾雅迴風也此取其來無方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既讒我則絕交可矣

胡逝我梁祗攪我心何故筆逝我心

乎其情都不可知也三提我梁蓋道途所由欲歐
陽永叔古人愛惜魚梁之說亦可念小弁無逝我
梁亦拒讒者也○曰攪曰肝曰祗並冤結悲憤之
辭也須凝睇味之○暴公黨於讒人缺然不復往
來蘇公以冤迷居審知暴公讒已因其絕而不問
訊責之以明己灼知其賣友也上半一意至五章
六章遂望其一來乃欲相面而論決焉故也三物
詛爾之語可以知之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五章更端言其畏人而希其過
已○安行亟行並言其過已門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馳過門不入

壹者之來云何故遽遽去

其肝爾雅肝憂也希其一來欲面決之也或云既

怨而友其人乎所呂絕也

倏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

六章重言一面論決之意。門不入，既是快然歸路若入。

而使。我面耳易難之友。

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不入其情否塞不可知也。還而不入，實不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祗也

益緩若不知其諧非也。曰不愧不畏。又曰以飄風何更為柔。俛圓熟之詞乎。觀為鬼為蜮之

伯氏吹壘仲氏吹篴

七章言其能知己而欲盟其寬。大如鵝子六孔篴竹八孔橫吹大雅如壘如篴言

相應和也。心親則聲更協以著始者之歡甚其歡。如是而逝不入不見都。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怪上六章之怨以是躍如。兩身一貫何故。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爾之知與不知我無罪乎。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八章極言其無道以絕之。○蜮

毒人或呼水弩。有覩面目視人罔極

覩面目居然也。爾雖

鬼蜮則不可得。覩然具面目其視人橫逆而無有。紀極直是人面而鬼蜮者耳。語勢似似投卑豺虎。越語余雖覩然而人面哉。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好音猶禽獸也。似因是詩。肆好極言盡而不汗也。反側即墟篴壹為鬼蜮也。王安石云好歌云者欲其悔悟非也。美音好辭人之所傳播以賞詠也。鳴鼓攻之之意則有之。

何人斯八章

巷伯刺幽王也

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范睢傳亦有永巷字爾雅宮中

巷謂之壺蓋巷伯寺人之長也寺人固無獻詩之例自表官名詩

寺人傷於讒故

作是詩也

釋巷伯之為寺人孟子也與大夫傷於讒同非被讒而為寺人焉在周禮內小

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然合而言之內小臣亦寺人也○一二對三四對皆章四句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首章言讒言羅織之美○有萋斐有且敦琢其旅有斐君子斐然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言譖張為幼之妄甚也○幽王之太雅二

以其用婦寺昏極謂之大壞竊案他寺人謾慶奴者構巷伯而代之遂孽以至執國命欽然則是乃大壞之濫觴故巷伯之惡惡至於此乎揚園畝丘以戒百君子汔似有所先見彼大壞者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二章言讒口吞噬之大○哆說文張口也穀梁哆然外諸度也

言大膽無忌侈亦張大也猶侈扶侈奔之侈南箕舌廣哆然侈然言其舌疏張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疑其大甚也讒者亦必有適主如前者誰適與謀篇居河之麋此句汔知其適者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三章四章戒讒人以風其上○緝又相咕囁也說文引作聶聶語也翩翩往來白

謀受誰適與謀聯下章三出以著其所與謀有徒蕃也蓋出入外內宮而媚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度汝口朝廷將知汝不信而治其罪矣為戒讒人之言非為讒人謀也所以風切朝廷焉下章同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

重言上章之意○捷捷又作捷捷

多言也案三字不見古書如字通已豈不爾受既幡幡往來飄忽白如威儀幡幡同翻其女遷不信之言既露今其將放逐汝矣既者言

組

幻

遷之速也。遷遷乎有苗之遷也。不信其罪也。遷其
罰也。欲使朝廷糾其不信而罰極之。故言之。遷其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

五章更端始言已傷於讒以愬
于天。○驕人言讒已者跋扈也。

勞人言已冤廢而勤苦也。好好蓋從己所好而喜
也。如哀哀瞿瞿之例。朱子訓樂不及從古訓。草草
釋訓慙慙勞也。邢疏與草音義同。案慙者心騷
動不安。與後世忽遽曰草草。或古義之轉歟。蒼

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天乎視彼好好可憎
情態而憐此草草者

人不察罪有無故以愬天。其實愬上也。○余曰考
寺人而被罪當降而給下。劇故曰勞人。然否。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朱注或曰行文得之。此句不
宜重出。且二章章六句為協

彼譖人投畀豺虎

六章既愬于天欲必取讒人
甘心焉。○投豺虎猶禦魑魅斧

鉞不足以致。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極寒無人
誅故也。

工巧言令色。孔壬舜投之北裔。則有北之
投亦唐虞之故事也。不食惡其不潔也。

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

不受忌其不祥也。人者天所生故歸
諸其本不使在地上也。既已愬之天

將制其罪焉。○子曰惡惡如巷伯言是章也。協于
遠侏人之義矣。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七章言所以作詩以終之。○此
也。猗猗同不必訓如楊園蓋王

之園游也。比大臣丘形如壘畝曰畝丘。比小臣適
楊園者必自畝丘。以比讒始於小而至於大焉。○
在周禮內小臣其次閹人其次寺人閹人王宮每
門四人園游亦如之。寺人詠楊園以有由矣。晉有
桃園魯有蒲園。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蓋其行在伯
蓋以植物名之。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呼君子而曰敬聽者已所先
見足以爲大臣訓戒故欲使

其不敢忽之不中敢忘之也。

巷伯七章

烈諫莫甚焉作都于向
節南山 十月之交
正月 雨無正

責謀夫不斥王子号泣于父 僚友大臣外讒
小旻 小弁 何人斯
小宛 巧言 巷伯
戒兄弟不斥王臣号泣于君 僚友小臣内讒

毛詩考卷十九

谷風之什第五

幽王變雅之什首皆受前什之未例也。○蓼莪大東四月北山

谷風刺幽王也

幽王無道愛憎無恒薄俗所由宜於卒章察之。○谷風朋友缺也蓼莪父子失也賢友窮於

天下俗薄什首什末序並 傷敗焉似 朋友道絕焉何人斯巷伯並僚友之讒 相照成辭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比也東風和而雨以比友道之和焉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 友講習雨澤相麗潤悅之盛也 將恐將懼維予與

兩

○孫炎云谷之言穀穀生也

女 予與女言相信之厚也語意與下聯風雨之比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身安樂則不復念昔日患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 比也頽恣之反暴風自上而下

將恐將懼真予于懷 親暱之不翅如諸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解之鄭箋善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 東風和而廣及山顛山之材將

無草不死 道之失仍以習習谷風起之者所以著

無木不萎 比也谷風吹山而草則死木則萎豈非

比之惡之親俄而至於讒鬪焉是章受風及頽而

已契輪何必習習乎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此卒章

降此薄俗蓋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轉棄如遺州死

言緊要大有益於友道余嘗云谷風之三章取是

思又恐在矣夫大德言恐懼之日拮据相救也

懷時亦有之咎犯曰臣從羈紲從君臣之罪甚多

矣是也左傳大德滅小怨道也楚語以小怨寘

大德吾不義也似因是詩一二予予卒章我

亦辭之協也 **谷風三章**

蓼莪刺幽王也 前後二章並四句而兩成

苦 言萬民苦勞於行役也此士庶賤者之詩故曰

民人勞苦因經劬勞瘁下之其義錯互而通

對中則八句二章而兩成 **民人勞**

苦

沈

孝子不得終養爾

叔不卒也而通篇字字皆是感可謂拔詩之髓示之矣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首章言己不才以哀父母也

自菁菁者莪來比美材也蒿惡草父母愛我極篤目我為美材樂其長大撫育無不至而今則大病不侍湯藥無賴已甚嗚呼我是蒿已大負父母初心矣○是章朱注得之

我劬勞

哀哉父母徒勞苦而漏埃不得償宿志也夫生而過人之艱難育恐育鞠其勞如何哉讀者宜體是孝子之心而知其至痛母以治世生績汎然看之序言不苟也經曰鮮民序曰民人則非大夫之詩也王政罔極下多窮民生民劬勞亦有忍飢分哺之哀

我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

二章重言以哀之○父母曰嗟予子蓼蓼者莪也妙寫孝子喜

父母恩愛之誠矣自歎曰匪莪伊蔚也其實如是孝子非莪而何使斯人有是歎者獨因昊天罔極

民人勞苦耳且莪自菁莪來則父母固奇此子愛育以有待孝子亦成美材要承他日歡心宿願並不遂之意存焉何限模寫○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我蔚皆有蒿名故三物比類

餅之罄矣維壘之耻

三章言己不孝以哀其身○此

盡謂之壘之耻也以比己不得供養則是貽父母羞辱焉行役勞苦資財虛竭故以貧困之語為比是深痛父母卒事多悔也○左傳鮮民之生不如

死之久矣

孝子負罪以為無祿不孝以忝所生故

民也書曰惠鮮鰥寡鄭詩終鮮兄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申言無告之故也曰無父母借喪也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孝子反自

役無所瞻依出則觸境感舊日瞿心瞿雖口不哭
滿腔只遺憶已故曰銜恤入其門則棟宇如故不
見其人何怙何恃身無所歸至耳出入無所雖生
何為口左傳至則無歸矣言妻死也鄭朱添如字
釋之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四章極言父母之恩以哀其一世
生鞠非二雖分屬父母其義相通拊我以下合父
母言之古雅之辭不可拘說六句言三年之愛也
末句拊我畜我所指因語勢變脩辭之道也鞠與
明了拊我畜我所指因語勢變脩辭之道也鞠與
其義廣於畜凡畜畜相對則二字氣象自有大小
輕重古人用字極精余昔長我育我之也凡九竅
作夢我九德衍義詳之思勤之力也使我菁而
百骸浸而為己用皆父母恩勤之力也使我菁而
曠三年而顛遂天性情以協為萬物靈是謂長我

長我育我

凡旨甘柔滑之慈絮葛食算之安遊嬉復息之節
湯熨鍼石之養知而無不盡心焉而我得以長大
美好矣是顧我復我旋視而反復之也復猶自天
謂育我顧我復我申之申夫赤子匍匐不知
水火方立乃顛方步乃躓俯仰之間百危交至於
是視瞻必旋在我者誰居我之不辜不綦不醫不
斃具體而肌膚充盈者唯是二人一顧之至恩也
是謂顧我其顧念心緒之反報我如機梭行緯一
出一入往來不已慮之又出入腹我子生三年而
慮勤之又勤是謂復我盡人情也衍義曰夫人分
懷先王曰制再期之喪盡人情也衍義曰夫人分
於道形於一而其使我具七竅之知而馴致心之
精爽者三年之愛實成之始而父母之劬勞且瘁
其厚莫重焉孝子歸自後哭泣窶空退而即宅念
父母之感感通喪所由反咳幼子生續哀孤特于曩
昔數大慈仁之迹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志欲報其宿
陳恩惟報報感感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淺觀昊天罔極言王道無紀極也父母以我為我
我奮然有報德奉歡之志衍義曰不幸而遭王事
多難之日聞命戰栗告別悲怆又勤于室母伏于
闈曰予既老矣汝不我活矣背膺脾決心脾分裂
抑戒令烈烈後者有罰壯夫廢其子職遂棄我老
而背出行道跂跂日遠庭闈孤鳥于飛老鶴鳴悲
白雲不歸暮山若思涉山臨水吞聲千里是日
夜瞻望呂析歸養之逮其存鬼神而忘之不圖風
木閉心母望之狹蚤已及我二人貽我呂終天之
傷矣已哉有百年之德而無一日之職嗚呼上天
之不極生民之不得直是誰之慝矣乎衰哉王國
不形民力孝慈道熄靡人不盡歌是困亟呂痛哭
于周公于后稷今按后稷形民力周公重親親故
借言之說若衍義而序意始彰○昊天罔極之恩
自西漢既言之然在詩周極非無涯義耳且下亦
哀已不穀而不終養非言其德大故不能報也立
言有所主矣

盡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五章言行役之苦以哀已不淑
○此也咏役路之難以比身世

難苦焉烈烈寒也猶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穀福祿
也俾爾

戩穀自何能穀式穀以女及孤寡不穀之穀皆同
此言父子完聚也害凶害也書曰罹其凶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律蓋後世字猶弗作颯然說律
重言以結之○律律蓋栗烈也

岸高峻
良亦好

民莫不穀
○此哀已不穀之辭也民莫不逸
亦同是時民人皆勞苦何曾能

穀然已有一凶害則自以為天下之福
叢己一身恒人大情也詩善體人情
精神棲於不卒二字以是新却而上章字字無涯
之哀大有落着行役之事見於南山飄風而南山
飄風受昊天罔極溜出來

蓼莪六章

○此六章皆言行役之苦以哀已不淑
○此也咏役路之難以比身世

大東刺亂也

世亂國亂之亂也王臣虐而下國苦

出己○谷風麥莠耦而大東奇而四月

東國困於

役大東國

而傷於財

財不害民

譚大夫

明是古之所傳也

作是詩以告病焉

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下篇君子作歌維以告哀○首章懷古

二三告病至四章更端言東人苦西人驕五六七

專刺王臣合而言之通篇皆告病也然下國告病

有饑筮殽有球棘七

首章攀古之惠政以傷今日○殽禮說不必然也球曲良棘心七以載鼎肉

而升之於俎○二者天子所召勞來諸侯也

如砥其直如矢

周禮之遇諸侯平且直也○籩殽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王庭君子所履而行之天下

時是道行故

睠言顧之潛焉出涕

睠又作眷同受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二章傷東國之傷財困役○告

曰東方小大之國是也曰天下諸侯非也杼說文

持緯者柚杼文本又作軸朱注受經者未知何據

董道云卷織者杼柚織具也杼柚所出

屨可以履霜

徼公于行彼周行

徼公于行彼周行

我心疚

言徃來頓頓國不堪其役也首章顧周道

我

言徃來頓頓國不堪其役也首章顧周道

杼柚其空乃葛屨履霜往來遠道屨役而不可已其何呂為國所以告病也

有冽洿泉無浸獲薪

三章想其勞苦而欲其閔之也洿泉側出薪已刈矣無使水浸以比人已勞矣無復驅役窮之焉冽泉比侵刻之政與曹下泉同且冽泉與履霜映帶

有寒慄之意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憚人言勞疲之人也爾雅瘁勞也郭引是

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爾雅瘁勞也郭引是

詩作瘁此詩人哀之也哀之故不欲洿泉之浸獲薪也

興也是詩奇峻興亦異格上薪言用以供爨也載言載以歸也孟子所謂車薪與薪

人亦可息也載之君若哀是憚人庶幾亦息之息憚之反載自泉浸來載而避水受薪也有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意夫獲薪不使水浸理之當然也

以當然之理勸其哀我憚人是能言也此以告病又興呂乞憐是異格也憚人即公子東人也

新是獲薪尚可載也

哀我憚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

四章更端言周人富榮而不閑東人專勞苦而已

而未嘗見勤慰也何曾有簋殮棘七之原意乎○析用勞來字亦異格

西人之子榮榮衣服施丘之卒章一意也西人榮榮則東人蒙

榮榮尼居息也征夫愈遠而愈窮然榮榮衣服止而居息不閱其窮也尼止也出山海經舟人

之子熊羆是求蓋斥實之言也昔舟子而今裘熊羆猶侍德申蒯為齊莊公嬖人榮

榮熊羆殊異乎葛屨履霜者○鄭語今王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言王也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升試用也妖試之試家臣見用人矣王庭皆小人是東國之所召困而傷財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五章言王庭之不足賴也此通篇皆比真奇思也或者

言王之私臆競進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王庭皆小人是東國之所召困而傷財也

厚

唯酒是用

唯酒是用，而不以其漿。以比玉庭，翰翰佩璆，不以

其長也。璆，即玉也。佩玉宜長，而今不以其長。呂比

王室，用人不以其德焉。蓋玉佩短亦時好也。觚不

觚類，都人士曰：帶則有餘，刺時帶短也。○是章上

四句以括前章，下四句却與後章聯，亦異格也。余

舊考合三章為二章，章十二句，亦有理。○左傳佩

璆或取五榮，榮猶璆也。佩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水

瞻之亦有光，似水然無滋潤之效。天漢比王庭焉，

倬然在上而已矣。此與首章應傷王沢之不下流也。

改彼織女，終日七襄。織女非昏，出晨沒故，通日言

之襄，上也。蓋言上機也。一舍一織，七次則七襄。星

雖行不息，因次舍名，以人事言之。織女曰下，皆比

王庭公卿大夫有名而無實，徒在人上焉。此應杼

柚其空，比王臣徒出入官省，終日倥忽焉。○七襄

未詳，毛鄭之說，疏似得之。襄，駕釋言文，郭引懷山

襄陵，恐非。駕車之義，且因終日字，以從。且至莫說

之，恐否。夏小正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夫

自昏至且亦七辰，星恐不可以晝日理說之。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六章受前章下半重而廣之。○

比王臣雖朝夕如例，報章織文也。其緝反報為章，此

不能成何功効焉。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服箱，牛

萬斯箱之箱，車內容物處。曰箱，雖牽其牛不以服

之箱，果何用乎？以下尸位素餐之態，層層比出矣。

牽牛辟如掌客，掌訝何曾致宰。東有啓明，西有長

禮，輸委積乎月，睨睨視人耳。庚啓明不足開明，長庚不能長賈，徒揭其名而高

各

有挾天畢

有挾天畢，載施之行。畢所施于中，達也。施

諸侯者，然徒施於行列而已。列宿之行，帶兔道

天之畢，挾然徒施於行列而已。列宿之行，帶兔道

之義，天畢辟如真人，甸人廩人，名在位，列耳，何曾

致錄積薪入材乎。○疏取箋義非也。施之行不穩。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卒章言非唯不足賴亦將害我日結之。○互應有饑饉殍殍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斗北也非南斗至北東西南北都是無

趣也箕斗辟如委人之稍聚向聚所在而歛矣何曾待賓客惠羈旅乎重言之者却欲掠人日富其襲之意。○此亦互應有挹棘七。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箕星之舌雖並相抱故曰翕其舌。毛公可從與多兮侈兮形容自異。朱注反若有所吞噬得之。或云箕歛之象不優巷伯亦吞噬取譬。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四星為魁三星為挹取於東得之。○詩曰天漢為起即夏小正七月漢案戶織女昏東鄉之時天漢明牛女會箕斗南北相望作者或據小正詠之歎分明七月星象也。曰說不見及此故以斗為南斗耳北斗西柄與漢

案戶正一時也南斗雖在箕北安得曰北有斗乎且作者歷舉東西南北之意亦索然矣

大東七章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大夫役于南國踰時不歸感節物之移歌以告哀焉。○四

月先祖匪人北山憂我父母並孝子役于遠方者四月南役北山北役所以相比也。首序可玩廣辨亦皆三句四月亦各章之意。北山亦通篇之意。在位貪殘。首章及二三四

下國構禍

見五

怨亂並興焉

各章皆是意大夫所召久役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首章哀王政日烈念昔先人。○

焉南行最畏暑照應可玩左傳大寒暑乃退徂言除去。○首至三章皆思祭祀。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先祖非人乎人鬼不可不時祭焉。又

先祖匪

火

邪是思祭之辭也王肅云行役過時窆其祭祀我
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忍不憂恤我使不得修
子道案是得大義比鄭朱悖慢之言極美但作者
因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則忍予繫先祖為允
當口自四月而暑路流汗以至六月苦熱憔悴行
役踰月日遠寢廟感王室如燬窮而号泣于先人
也○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左傳季文子
賦四月柱注義取行役踰時思祭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

二章哀百姓困瘁而自傷將不
保先人遺體○此也此王政肅

殺百姓凋傷亂離而民皆瘼矣是禍其歸於誰身乎自顧而悚
惕也故左傳引是曰歸於怙亂者也夫

亂離而民皆瘼矣是禍其歸於誰身乎自顧而悚
惕也故左傳引是曰歸於怙亂者也夫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三章哀行役踰歲而不得祭先
人○此也詠客路寒苦曰比王

政酷列身世艱難焉自夏至冬感時思祭之意皆
存釋訓哀哀悽悽懷報德也哀哀出夢我悽悽即

秋日淒淒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孝子感秋故思祭是懷報先人也古義可釋若無
思祭之義季文子賦四月亦不通

一歲之祭休惕不安故言之自傷也是句小弁蓼
莪皆哀不得事父母例而觀之古義寔確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四章更端哀朝廷無人殘民不
已○此也嘉卉嘉樹也草木通

言以比俊又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鞠今在位無美材憤憤為殘賊之行而無自知其
罪者也孟子曰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鞠今在位無美材憤憤為殘賊之行而無自知其
罪者也孟子曰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五章哀怨亂荐起也無治日○
此也山比朝廷水比下國泉水

雖濁亦有清時以比凡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下國雖亂亦有治日焉

對斥朝廷也上殘賊不已則下怨亂益甚日構
怨連禍則其何時能和平乎○曷猶曷云能來曷

憤

匪

四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云其還。○構禍互相構成也。故序曰：下國構禍，鄭公似拘序文。凡序立辭多變，幼此是平易。禹越山，涉水遠至南國，亦三章之叙。○國語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毛摠之曰：其神靈福南國。言之鄭箋，紀理衆川使不壅滯，案受百川而注之海。此曰水利言之。朱注紀言經帶包絡之也。案此以形勢言之。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大夫曰：衆從役，故三說皆通。仕者無非王臣，何獨蔑我？不顧乎是，惡在為天下之綱矣。○是章受前二章而括之。朝廷為殘賊之國也，莫我有者，即殘賊之徒也。南國即構禍之國也。

匪鷄匪鳶翰飛戾天

七章受上言小人騰驤而賢才隱伏。○以朝廷無人，結前章之亂本。又以物失其性起下章。匪鱣匪魴潛逃于淵。比也。非雕鳶而戾天，悼矣。

比殘賊。占王庭，非鱣魴而逃淵，亦悼矣。比君子伏曰野，鄭箋似可通。然天淵是明，且上下成辭，故不從。○朱注通篇為興，無理。只是章為賦，及語說之似有味。然詩八章皆比也。猶白華八章皆比，且須知首三章並比正體也。四章更端，五章六章卒章並比反體也。只是章為正體，故四句皆比也。措辭有倫。朱注四月為興，白華為比，此其全不辨比興者不俟多言。

山有蔽薇隰有杞棘

卒章言所自作詩告哀。○此民人各有其宜焉。山濕興天淵照君子曰：願今之失性者，上下並得其道也。○首叙三時之後，陟山則感于山，臨水則感于水。山水江漢草木鱗羽，比寓始具矣。○此山草隰木，興山有榛濕有芴反，山有樞濕有榆，二木也。而阪有漆隰有栗，山有苞棣濕有樹樾，雖二木字句取憂此必大師編輯夫子刪定時加潤色者。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自稱君子詩之辭也。不表其名，則竟

歌維以告哀

是烏有無是公耳。

四月八章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北山並大夫行役之詩也小明主悔仕故退而共無

將大車比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孟子說是詩曰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古義相符則憂我父母為一篇龍眼可知先祖匪人亦在四月為龍眼故比前序不言思祭三章一意互覆明白故也北山難知序法舉是通彼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首章言父役而憂父母○取正雅扶杜四句中間插二句曰成

章北山北方之山也本言朔方則是亦北征大夫作也采杞客中遊戲所曰慰朝夕之勞又有陟岵

瞻望之意偕偕士子朝夕從事也上句孕三章下句孕

四章目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也杜本言期逝而憂父母此亦因役人不歸曰

朝夕從王事以靡盬之故久而不歸使我父母憂傷我雖偕偕父母然乎哉下章之詠歎都自是句滾滾流出是孝子之志也序所示之要也若輕輕看過是句則通篇只厭勞羨逸之詩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二章言役使不均○溥在率土

率循也率彼曠野率西水許之率言人所率行之地也濱言海裔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卿士役人不均以我所窮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為從事賢於人而驅

使之也末老方將方剛即朝廷所賢也孟子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言賢之勞之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三章言已勞於從事○傳云彭

亦一嘉我未老鮮我方將鮮善叔詒文朱子訓少夫也四月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朝廷嘉之鮮之故我當旅力方剛之

思先人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

時勤勞四方之事朝夕不暇也夫生王土同為王臣臣從王事何獨後使我而憂我父母乎

樂間也反對○盡當作焦字形似且涉四月而誤左傳引是作憔悴可玩○燕燕樂也憔悴苦也

或息偃在牀

間也常在室堂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

樂也疏演毛公云不知上有徵發呼召或云不知人永号而歡樂也似並通朱

注深居安逸不聞人聲是不了了

或慘慘劬勞

已親訓慘憺勞也慘慘慍也別無燥燥或棲遲

偃仰

間也俯仰始或王事鞅掌

容儀案莊子鞅掌之為使注委頓失容也此近得毛意又遊者鞅掌目觀無安是飄飄忽忽之意亦

或湛樂飲酒

也或慘慘畏咎

而湛樂飲酒而已苦者憔悴事國而慘慘劬勞猶且慘慘畏咎

或出入風議

或出

或入悠然議事閑者息偃在牀

或靡事不為

忙也

而棲遲偃仰而有時風議而已

北山六章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將言推轂也因經文小人推轂也

也如燕公刺暴公意在風時王不曰刺送王者示二篇二悔相比故也荀子引是詩曰言無與小人

處也古義相符邪說者訕序晦古耳○此小人如王莽王安石者彼皇父魏石甫家伯仲允輩必非

可以征轉頓狼狽之狀○王事三出不為重樓者主意所歸在王事而已獨勤勞故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與也。將猶扶進也。大車駕牛須人傍而扶之。大車小人之所將也。○自塵通篇骨子。故自字塵字各三出。無思百憂祇自底兮。將大車即

之憂也。大夫推轂小人而後悔乃歎曰。大車小人之役也。無之扶進徒自塵其身耳。百憂小人之事也。無之悔。徒自底其心耳。夫曰將大車則推轂小人之意既見矣。故下直曰百憂受之。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韓外傳簡王曰。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因引是二句證之。無思百憂不出于頰。頰光也。書曰。韓義亦與序合。無思百憂不出于頰。文王之耿光同。孟子曰。夫子未出於正。語例同。不出于頰言胸中溷濁氣字昏昧也。將大車者塵埃冥冥所將鄙

也。思百憂者心胸晦晦所思鄙也。君子憂其可憂則曰免何傷於明。今為小人所欺自速大悔。畢生之恨身後之謗何嗟及矣。深自悵恨切齒腐心乃奮然言曰。無思而更痛切矣。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

釋文雍又作塵。自塵被塵也。冥其塵如晦也。塵雍冥冥雍塞也。人曰。無思百憂祇自重兮。愈思愈加也。○首卒或對中變句法亦異格。

無將大車三章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前篇為可。曰將而將則小人也。故悔是篇為可。曰將而將則小人也。故悔是篇為可。

曰仕而仕則亂世也。故悔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君子豈不進仕乎。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子其不自悔乎。○三序悔字皆共。終自字緊應。○前三章一意。後二章一意。並互覆之而已。亦異格。大東四月北山。小明其篇章皆壹而不雷同。美哉。○大夫遠役畏罪不歸。念王政日蹙。作詩曰。戒其友也。○大

東東方四月南方北山北方小明西方至是四方之形勢皆具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將述己中心明白不欺故先稱上天而表張之起語絕妙

詩曰天起之曰神終之自威而不怨人

我征徂西至于允野

言行役之遠也

允野猶曰芒芒之野疏云允蓋地名似失毛意或云九數之極从艸猶海隅蒼生之蒼

初吉載離寒暑

自二月朔始行以至歲莫歷心之

憂矣

如三章其毒大苦毒言憂之烈也苦即毒味猶

而諸疾偃蹇使命不行故受是苦毒也

念彼共人

如三章涕零如雨

共人僚友之處者得之曰己懼苦

豈不懷歸

如三章

畏此罪罟

三章同句法○畏而不歸悔仕者見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二月初吉是舊景除新景來之時也除有去來之義今我不樂

日月其除言除而去也

曷云其還

曰曷還曰曷還

○二章三章唯第三四五六句錯綜處可味

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

丁無友我使事紛劇其何自能辨治之

心之憂矣

憚我不暇

也事煩而忙不遑顧身

念彼共人

惓惓懷顧

不措也

豈不懷歸

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

二月有曷云其還政事愈蹙

愈刻迫也諸疾愈偃蹇王愈欲曰威力服之騷亂不已我事愈蹙曰歸曰歸未知其期○下句應我

歲聿云莫

采蕭穫叔

庶事孔

莫不必俟冬下句與念

我獨兮句應有以已無聊感眾人
相借之意是西章八句取變處
心之憂矣自詒

伊戚 憚我不暇總是自詒伊戚耳其如之何○北

門歸諸天而是詩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能安寢

於外也始念之而涕先流於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是眷眷瞻望之遂起而出也反覆亦皆一意○

末句三章同句法則罪罟譴怒及履亦皆一意○

遠役雖苦內亂是可畏故欲歸不敢歸懷其友之

罹三畏中心苦惱之此三章之義即悔仕之故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已畏罪不歸因憂其友不已故

是篇終已是一章不復言及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已身上悔仕之意自見矣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靖安也春秋繁露引作靜共恭也韓詩神之聽之

作恭予吾今點也之興言好善其人也

式穀以女 神聰明正直者也戒安逸而能靖能恭

畏神將曰福祿與女矣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之意

口爾雅穀履祿也言福祿是詩與景福對其為戩

穀之穀明矣小宛之式穀猶兩無正之式臧與此

不同說食祿最非也古以與聲相通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又曰君子愛敬之也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 須善正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得免保身

畏是神之福也荀子引是曰福莫長於無禍是詩

之本義也鎬京將滅君子豈曰道德施行立言乎

小明五章

鼓鐘刺幽王也 幽王遊淮不知大難將至而流連

詩也故編是什在什唯大東鼓鐘奇而無偶在什

曰刺幽王而下無廣辭亦奇而無偶盡心哉序法

最

昔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忠告戒勸之此後二章之義也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式穀以女

神聰明正直者也戒安逸而能靖能恭

好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

又曰君子愛敬之也靖共爾位

小明五章

鼓鐘刺幽王也

幽王遊淮不知大難將至而流連

詩也故編是什在什唯大東鼓鐘奇而無偶在什

曰刺幽王而下無廣辭亦奇而無偶盡心哉序法

密矣可謂謹嚴矣或問大東鼓鐘易地亦可乎曰
否大東言東方之困故受蓼莪而先四月北山也
鼓鐘懷古之淑人君子故受小明而先楚茨信南
山也編詩之叙確如其可移乎

鼓鐘將將 聲之和 **淮水湯湯** 水勢 **憂心且傷** 知憂而

留連於遠方故詩人憂之口人或疑幽王不巡淮上
然則周公卿在淮為君子憂不知有何人著於書
傳乎幽王為大室之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淑人君
盟亦左傳一出已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淑人君
武成康周之明王也懷之而實不可忘也幽王無
道國亂民咨豈在遠樂樂之時乎

鼓鐘喈喈 盛也 **淮水潏潏** 水聲 **憂心且蜚** 傳曰憂

日憂野合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回違也如鹿鳴以
並失窾矣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燕嘉賓形弓以覺
報宴無違道者也左傳引大明厥德不回曰君無
違德是以違訓回也如徐方不回亦違也

鼓鐘伐馨 疏云馨即舉也古今 **淮有三洲** 毛意蓋言

大作金石也朱引蘓氏云湯湯潏潏之水
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又於淮上也並通 **憂心且
妯** 爾雅妯動也子華子引是曰心由是 **淑人君子
其德不猶** 不猶不若是也始慕之而遂稱其德而
人其諧哉○右三章耦而卒章奇也耦之中其德
字二三相比而懷允興代馨三洲取奇於前後

鼓鐘欽欽 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以雅以南** 以箏

欠貞毛意蓋言其聲欽欽作人也 **以雅以南** 以箏
此笙磬二物也猶笙鏞笙鼓之例 **以雅以南** 以箏
不僭 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箏箏舞也不僭言其所
一奇首句却為偶於一二而末句不僭字猶是前
三章一例也不忘不回不猶不僭相聯如珠

三章一例也不忘不回不猶不僭相聯如珠

鼓鐘四章

楚茨刺幽王也

自此八篇皆陳古合魚藻米菽為十篇而分置於三什蓋有說矣

苗瓠葉雖陳古非十篇之例焉○楚茨信南山匹也甫田大田似而大意異

政煩賦重

田萊多荒

饑饉降

喪

民卒流亡

我饑饉民卒流亡刺

變降喪饑饉

祭祀不饗

鬼神不享其祭國日哀隊也

首章總提大意故是序意亦盡見首章○讀楚茨恍然如身在成康刑措之世而是序狀衰世苦景

故君子思古焉

荀子曰小雅疾今之政以

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案陳古國風亦有之而於小雅言之豈非為諸篇叢出乎若君諸

篇為正雅錯亂荀子之云何以為說甚矣序與古書合也何楷徵於鼓鐘送尸儀禮義疏徵於小人之誓首以駁朱子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

首章總提稼穡供祭之始末○

以為良田也除草曰芟除

自昔何為我執黍稷

昔

木曰柞茨草也棘木也

黍與與我稷翼翼

與與如也趨進翼如也

我君既盈我庾維億

每庾維億

以為酒食以享以祀

以妥以侑

詳出儀禮

與與威儀中適之與與如也趨進翼如也

也億言禾秉之數猶禾三百億有實其積萬億及

稅疏以一億十萬斛算之恐否○周語野有庾積

以爲酒食以享以祀

妣也

妣也

安安坐也尸始入主人拜安尸使之坐也尸告飽
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
三飯蓋以安以侑言也
安樂尸曰勸酒食也
以介景福介毛傳訓大為優
句上下力農也政煩奪農時賦重置民財何以力
農田萊所以荒也以四句天時和而年豐也饑饉
降喪民卒流凶之反末四句神保是饗也祭祀不
饗之反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

二章言孝孫祀事之慶也○大
夫濟濟士跄跄然有濟濟辟王

有巧趨踰字此主孝孫言之不必說
助祭之人凡君在廟門內全於臣子
秋嘗重或剝或亨禮運腥其俎熟其殺在退而合
於祠祠或剝或亨享之前注腥言體解而腥之熟
謂體解而爛之案或肆或將肆言迎尸之前陳設
此亦言腥無爛也
而進之祝祭于枋祀事孔明爾雅開謂之門枋即
也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皇大

釋白於門外此言祭於門
內也孔明汎總上言之
也歸睚也並通言鬼神著矣洋洋如在也先祖著
其神皆安而饗是祭祀也○朱注神保至次章不
通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言孝孫之所受

執饗踏踏為俎孔碩

三章言君婦祀事之慶也○饗
竈也饗饗煮肉饗燂米爾雅

踏踏敏也
其踏踏者因君婦言之俎非君婦所及因饗而俎
豆具文○特牲禮主人夙興視側殺主婦
視饗饗此孝孫主牛羊君婦主饗正同
或燔或炙燔肉也直如火炙肝也遙炙之三牲魚腊先設
炙之既獻酒即曰燔炙從故曰從獻之俎三牲魚
腊及燔炙皆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爾雅慎慎豆以盛
於饗為之
內羞庶羞也庶羞所謂房中之羞其籩稷餌粉飴
其豆醢食糝食穀物也庶羞膳曉載醢之屬牲物

也廣衆 **為賓為客** 賓客助祭者天子之祭有相維多也 辟公也 孝孫言享神君婦言賓

客孝孫言祭也始君婦言祭之終互相備也言為神既厚為賓不薄 少牢特牲禮旅酬羞庶羞無

內羞王禮未詳毛言 **獻酬交錯** 行既有是豆賓客以釋者蓋釋孔庶耳 交錯以徧也教繼公云交錯言二黨互相酬案

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為酬不交錯是為正酬 **禮**

儀卒度笑語卒獲 賓客醉酒飽德歸重 **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言君婦所受也 三句二句三句此章三句一轉前後諸章並四句相絡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 四章重陳其嘏辭也 爾雅熯敬也 孝孫自以為我甚敬於式

禮無所過矣 孝孫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賚即致告也 重神之至誠所召受嘏也

命故丁寧之曰致告以賚是嘏辭也 **苾芬孝祀神**

少牢嘏辭曰承致曰賚與此正同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嗜飲食 謂馨香無譏也 苾芬所卜猶誓也 天保亦出誓爾之後日百福之至如有尅期如有恒例而無有所違矣 **既齊既**

稷既匡既勅 齊齊明也 稷敏疾也 **永錫爾極時萬**

時億 極言福祿也 福祿多出故變筭云萬億言多無數或云萬世億世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五章言祭禮之畢也 備言百

戒言為將奉肆 **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據儀禮位是夏故戒執之也 祭禮之畢也 備言百

位也 祝告利成於主人而後主人降大夫士一也 天子之禮不可知然徂位當在致告之後詩因語

勢前後耳 利養也 祝傳尸意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致告孝孫之養禮既成也

皇尸之稱天子大夫士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尸出

肆夏天子之禮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
歸分神與尸如二神保之義毛公不可疑諸宰君

婦廢徹不遲周禮膳夫徹王之昨俎案此宰膳宰

也周禮九嬪贊后薦徹豆籩諸宰言膳夫曰下掌饌者

不遲以疾為敬又不留神惠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六章言燕私具慶子孫勿替終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後祿與後艱一語法爾

殺既將莫怨具慶箋云皆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

少宰禮義疏禮大夫之臣不替首公神嗜飲食使

君壽考自此目下皆慶辭也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也時得其時也祭統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無不

則盡也祭統外則盡物內少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以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為結句嘏辭

楚茨六章

信南山刺幽王也是篇祭祀全與楚茨同不與甫

什之義不能修成王之業凡詩所謂曾孫不必

可釋疆理天下轉用經文也亦

耳故是序獨稱成王出左傳猶于疆

于理至于南海大能疆理天下豈有前諸篇四方

荒亂之憂乎是什以天下俗薄為首至此又以天

下為言所以明以奉禹功於詩大有發明如文王

故君子思古焉六字與楚茨同疏云楚茨序反經

直言思古畧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首章言成王墾辟之勤也○甸

原隰中焉書曰俊民甸四方信與原隰中焉書曰俊民甸四方信與

田之明墾辟只爾雅可食者曰原先舉禹而及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毛意蓋疆言分田大界理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二章言上天應感之盛○成王

應仍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小雨謂之霖霖冬雪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三章言疆場正百穀茂以供尸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曾孫之穡言

賓壽考萬年祭祀而獻尸及賓客民功歆於神明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四章言田制無遺利呂猷皇祖

皇祖皇祖后稷也與祖考應后稷配天

受天之祜二○章法一二與三四對而語氣歇住

是剝是蒞獻之

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五章更端言祖考祭祀之豐也。清酒言清明之酒也。商頌既載

清酏。尸賓言酒食皇祖言。享于祖考也。祖考文武

之別。畀曰我。獻曰之。享曰于。文相變也。執其鸞刀

曰獻。曰享。亦有當也。獻享對則有尊親。而公卿贊之也。

禮可以類推焉。毛以告純血以告殺。骨以升。與。○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六章與上接言受祭之福以終。○是外是

漢同字例。受上言之。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四句皆

蓋是祭事常語。故雷同耳。不然。一手所出。○楚茨。洵美。然信南山其格。汪汪。汔迫。大雅。堪為。連璧。

信南山六章

朋友

谷風

東方

蓼莪

南方

悔

遠遊

思古

北山

海

信南山

鼓鐘

思古

毛詩考卷十九

毛詩考卷二十

甫田之什第六

楚茨信南山並時祭也甫田大田並稼穡析報也其事異故分什然鉤是耕而祭也故什之首尾相受○是什二篇兩兩相比

甫田刺幽王也

甫田大田言上勸農而下力田一也但甫田自上之辭大田自下之辭此其所目相變也

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前二篇已詳之故至此不復舉其事直曰傷今而已思古如此則今不如如此可知今乃是篇之反也序法高簡

俶彼甫田歲取十千

首章總提一篇大意○爾雅薊畝之田也九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倉廩盈而陳陳一而取十千

新穀而自古有年
勸農而力田取之有篇用之
食舊穀而自古有年
有法而古來必得農收也
今

適南畝

曾孫出而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言農夫方

除草也。籽壅本也。食

俶介俶止烝我髦士

勸農之

介俶止言介衆所群聚也。烝言登進之。如遂大夫

三歲大比則師其吏而興配焉。於衆人所會薦其

俊民擇以為士。愈益鼓舞孝弟力田之俗也。或耔

傳立於乾祭問於介衆衆人聚而成業故曰俶介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二章言新穀。齊明盛服言潔

此便文以協韻耳。案裳惟曰惟裳。禮運緹齊曰裳

緹朱亦一考。箋說繫漿亦通。犧羊猶犧牛。言純毛

也。禮社稷大牢。以社以方。此祈報之方社也。大雅

此舉一而已。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乃蒼生之休祥也。

報之說文。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乃蒼生之休祥也。

宣王祈雨之言也。王者以蒼生為憂。曰農夫之慶

曰穀我士女皆明王。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前言方

贊天育民之意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社後言

田祖互辭也。周禮。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甘雨苦雨之反。此介訓助亦通。穀養也。訓善

穀亦勸農也。天子而曰農夫之慶。曰穀我士女而

齊明以有事於康神農夫士女誰不震動力田

曾孫來止。二章言省農。曾孫因祭祀。以其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曾孫來時父老以其婦子饁壯

喜也。三句又出大。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蓋田畯取

田蓋自幽詩來。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是句下屬疏

實而嘗以檢旨否也。是句下屬疏。禾易長畝終善

呂王肅為毛意未穩嘗饋亦未妥。禾易長畝終善

叢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二章言新穀。齊明盛服言潔

此便文以協韻耳。案裳惟曰惟裳。禮運緹齊曰裳

緹朱亦一考。箋說繫漿亦通。犧羊猶犧牛。言純毛

也。禮社稷大牢。以社以方。此祈報之方社也。大雅

此舉一而已。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乃蒼生之休祥也。

報之說文。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乃蒼生之休祥也。

宣王祈雨之言也。王者以蒼生為憂。曰農夫之慶

曰穀我士女皆明王。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前言方

贊天育民之意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社後言

田祖互辭也。周禮。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甘雨苦雨之反。此介訓助亦通。穀養也。訓善

穀亦勸農也。天子而曰農夫之慶。曰穀我士女而

齊明以有事於康神農夫士女誰不震動力田

曾孫來止。二章言省農。曾孫因祭祀。以其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曾孫來時父老以其婦子饁壯

喜也。三句又出大。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蓋田畯取

田蓋自幽詩來。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是句下屬疏

實而嘗以檢旨否也。是句下屬疏。禾易長畝終善

呂王肅為毛意未穩嘗饋亦未妥。禾易長畝終善

且有禾能修治而徧竟畝中有終好且饒之曾孫

不怒農夫克敏天顏有喜而農夫益勤也齊語農

曾孫為天子也記百姓無患天子不怒似因是句作樂記者亦以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四章言有年之盛○稼猶穡也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庾即禾稼之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百斯男萬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社

壽無疆曾孫為民祈慶故神報之以福壽也二句

農夫之慶在上為祈慶之辭故二句不為突出辭

之功也況詩稱曾孫本與神對之辭

甫田四章

大田刺幽王也甫田祈穀前出卒章以福應結大

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序法與魚藻同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首章言農夫力田嘉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猶挺所謂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猶挺所謂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猶挺所謂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猶挺所謂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猶挺所謂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猶挺所謂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猶挺所謂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猶挺所謂

之
猶莫知其苗之碩也。碩也。若從曾孫之願也。曾孫
方社御田祖。析甘雨者。居然見矣。何等為句。在是
詩。祈報出卒章。然曾孫是若。猶甫田之結末。有報
以介福。並以祭祀言之。前後遙相唱應。故難知。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二章言人力神助。曾
之莖。方皂言米之甲。堅好言穀之實。方生房也。皂
成房也。周禮稱柞粟屬曰皂物。好言充盈光潤也。
稂。穀不成者。莠。則盡除之。**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三
言曾孫祈穀之意。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蟲害穉時
也。穉說文幼禾也。田祖有威靈。孫蚤已析穀。使蟲螟無害幼禾。是以田祖有威靈。
盡秉而投之。炎火。幼禾蕃殖。呂至於堅好。若生也。
○炎火。毛似古義。以盛陽滅之。而蟲螟不得生也。
如朱注。既生而焚之也。雖通乎沈劣矣。○古人以
田祖為神農。蓋有傳矣。神農謂之炎帝。炎帝之語
大異其德符矣。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三章言秋大熟而惠及於寡。○
韓外傳。食貨志並引。作興雲。傳以渰萋為雲狀。毛
本亦作雲。可知余斷以雲為真。大雅祁祁如雲。○
是篇下半兩章增**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曾孫雩而
一句。亦與甫田變。曾孫之雨也。乃喜曰。餘澤及
我私。王者之民。其如此歟。**彼有不穫穉。此有不**
斂穧。穧。穉未可外也。故留之。爾雅。彼有不穫穉。此有不
穧。東之者。一手所把也。滯穧。滯而在畝者也。與
不穫穉異。○四者所以施閭里窮民也。非為豐
穰而不盡收焉。明**伊寡婦之利。**窮民雖有常籛。亦
王之教本若。是**伊寡婦之利。**使其閭里互相作
恤焉。故不飢不凍。沐浴王澤。菽粟如水火。而民仁
其是章之謂乎。序提要於此。示之鄭朱何草草。
曾孫來止。四章言曾孫報祭。以興嗣歲。○
曾孫來省斂。且有事於四方也。**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甫田饁於耜耜者是篇饁於
絕妙諷田畯者不得下藉是點景耳來方禋祀禋祀為稷穡報祭於
婦子之義商頌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是每方之義也然
方字在詩多為助語余從多矣以其駢黑與其黍
在野而禋祀其為方祀則可知既報其秋成因
稷駢黑南北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以祈來歲故曰
介景福也稷曰歸肇祀以興嗣歲亦祈報一時
也曾孫是若田祖有神有海蕞蕞並禋祀之散
見於上三章者宜細細繹之夫去年報而祈則今
年曾孫是若禋祀故乎無事於田祖何曰秉畀
炎火乎既有事於田祖以祈甘雨則有海蕞蕞此
誰之為邪

大田四章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是篇諸侯保其家邦思古明
王以下四篇相類首末二序皆曰思能爵命諸侯
所謂福古明王沈似谷風信南山曰天下
賞善君子罰惡焉六師討之口是篇賞善
閭然刺暴王者宜若是而協也疏云有賞當有罰
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案孔氏大疎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興也洛在鎬京毛傳可從疏云
以水之泱泱與君子之福祿焉君子至
是二句故不韻別格也且二句興四句
止福祿如茨君子諸侯也進律進律鞅韜有珩以作六師鞅絳色也韜鞅也
也子新所賜也服之作軍旅以討不庭其寃命盛矣
受命者善也受討者惡也賞罰明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武，飾率師。萬君子至止。

韞琇有珌也。是亦為作六師故。新受賜服以征不庭。韞明其數也。其飾以數分尊卑。此珌鮮明也。君子

瑟彼王瓊之瑟。義同用字。酷似朱幘。鑣鑣。萬年保其家室。以保姓受氏。言即似之。意有罪

者見討而諸侯之焉。有是電也。事其敵讎。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

獻功之福祿乎。首章之福祿，因來朝故所錫予同。猶萬福攸同。君子萬年保其家。

邦。迷王侮慢諸侯，故陳古天子恩札之厚。公侯電宜興采菽之九君子比而玩之。二篇之意大同而小異。

瞻彼洛矣三章

瞻彼洛矣三章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叔向見晏子歎曰：我公室亦降在卑隸。公室之卑，何日之有。作是詩者，其憂同至郡縣之世。人情多不曉是。古之仕者

世祿。此言王人與前。小人在位。皇父卿士，番則讒諂並進。多新進。棄賢者之類。類子孫也。左傳：絕功

臣之世焉。欲立新家，必滅故族。勢之必至也。晉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時勢相似。我覯

之子，我心寫兮。寫言蕩滌。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譽處言令聞嘉譽也。是詩點化蓼蕭來彼言諸

兮。譽處言令聞嘉譽也。是詩點化蓼蕭來彼言諸侯見天子也。此言天子見賢臣也。我覯之子，維其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去葉而言其色。我覯之子，維其

此美其威儀。我覯之子，維其

此美其威儀。我覯之子，維其

此美其威儀。我覯之子，維其

有章矣有禮文威儀也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威儀可立

大夫之上故慶之以尊官大祿也射義數有慶而益地言有賞命也○易曰來章有慶譽吉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又加一色此美其電服我覲之子采其四

駟天子所賜也賦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即車服也乘其四駟六轡沃

若古明王之於賢者始之其心寫也次之有慶也故遂盛其車服列為世臣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言既舉賢才從欲任用之也左傳天子之所右寡君亦右之也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有之言視天子宜而使之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明王既以賢者功臣為己支體故保愛之使其子孫

永似續是慶而廟食不絕也此謂世祿似召公是似似續祖妣之似○二句與維其有章矣是以有

慶矣同助字意脉所應可味○首章四兮二章四矣三章無助字四章用八之字是異格也○周語古者先王為車服旗章目旌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共是詩符班爵即慶也

裳裳者華四章

桑扈刺幽王也桑扈有禮有文而受枯福鴛鴦有適有節而受福祿故比君臣

上下動無禮文焉釋桑扈之所以為比也序法典大田同而反言殊峻利古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比也交交小鳥是古義桑扈可愛比君子小心匪敢而有禮文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借咸儀焉小鳥比王公猶南方七宿取於鶉無尾

胥倫胥之胥據卒章樂胥言燕樂相共也賓筵序君臣上下沈酒淫液是序所應也動無禮文亦主

其媒近小人飲酒無度而是詩殊明了蓋天子得衆賢君臣上下禮文相接燕飲相歡所目受祜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鶯羽君子樂胥萬邦

如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可以屏萬邦也首章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天子為萬邦之蕃屏楨幹而諸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自欽束而不戢言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此兕觥罰爵也周禮釐其不敬

交匪敖萬福來求彼交言君臣上下之樂胥也

彼免於戾矣並罰義也思柔與九思之思一例

子所先見寔多知是則萬福之所以求君子明矣

桑扈四章

鴛鴦刺幽王也是詩別格若有所比興而非比興

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說者以羅鳥絲馬與天子福祿噫鄙陋不遜

自奉養有節焉凡詩舉一而著百是序通三百而貫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賦也刺幽王之暴殄天物焉陸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卵不射宿鴛鴦人得其一一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仁人享福天之適也宜之與子宜之一例言福祿

仁及禽鳥如魯恭馴雉首章不

之

賞

曰弋之而曰畢之弋自我畢自彼蓋不安射也。○梁石絕水也。穀鳥右掩左雄左翼飲在右翼下。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宜岸宜獄之宜前後皆曰福。祿句法變故變而曰遐福。

象馬在廐摧之秣之賦也。刺王之王食侈服奉養。過度焉摧斬芻也。秣粟也。豕宰。

象馬在廐秣之摧之禮記國家靡弊則馬不常秣。夫禮記國家靡弊則馬不常秣。夫

之飲爾雅艾養也。訓老非也。凡奉養有節故無出入。飲食衰樂之疾所召壽福也。

象馬在廐秣之摧之禮記國家靡弊則馬不常秣。夫禮記國家靡弊則馬不常秣。夫

也無節也。君子萬年福祿綏之。足所召壽福也。

鴛鴦四章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角弓曰父兄葛藟曰王族三出三變各有所當也。自此以

下皆表作者與。陳古者自異。暴戾無親。如鴛鴦之不能宴樂同。

姓親睦九族無桑扈之樂晉也。經有甥舅而序不。九族焉帶言者略之已。孤危將亡。通篇皆孤危亡。

之九族者同姓之親者也。孤危將亡。象未六句將亡。言故作是詩也。風之其辭沈痛實亡國之音。欽。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頍然弁者伊何人哉。將曰非王。弁而宴也。○伊何與豈。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爾爾。伊鐸鳴猶未說破之也。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皆是兄弟則可以。置大宗。飲是酒食是殽矣。

○既曰非異人又曰兄弟又皆與女蘿施于松柏。

比也萬女蘿並不根於地。寓于木上。諸實自比也。

松栢比主人以己身之賴大宗為辭。而其實主九。

族託王室之意也。○松柏後凋，將言雨雪而比松栢者，以其不畏雪故。貴主人也。且寓意於王室，則詩之所至，礼亦至焉。者也。葛與女蘿，自傷之甚也。而松柏則比所託甚貞固也。未見君子

憂心奕奕，君子在主人也。既見君子，庶幾說

懌，既已得見而有是肯酒嘉餼，庶幾叙然開口以叙一夕之歡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

時，時時物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兄弟成伴而

與女蘿施于松上，寄生之比。諸公哀慘入骨之言，

歌頍弁也。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傳云：怲怲憂盛

而奕奕，憂也。毛豈因奕大丙火而生義歟。○未見

憊憊，既見君子，庶幾有臧。願受一夕之顧，躬而有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車章變辭，頍弁在首者，非王族

頍注：中央廣，兩頭銳。莊子而頍頍然，注：高露發美

規字弁，爾酒既旨，爾殽既阜。嘉餼時物，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姻無昏遠矣。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大

將至，霰必先集也。大雪，況王室大難，霰先集，况諸

公是會，王族不見親，慘澹。今夕之燕，是王室將覆

之神故，韻亦唯六句隔句叶。死喪無日，無幾相見。霰

雪即降，故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我輩之免喪無多，

且酌今夕之酒，與君子偕宴，樂以獻，溺人之笑而

已。

頌弁三章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

頌弁遠九族車牽惑豔妻頌弁欲與君子宴車牽欲燕喜

季女故比褒姒嫉妬無道並進無道之人如讒巧敗國皇父七子者

鄭語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德澤不加於民德同

音令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上曰大夫下曰周人與雲漢序一例

也疏云見大夫所作故作是詩也周之興也大美助大王大任助

述衆人之意故也王季大姒嗣徽音而邑姜為武王亂臣今人情皆

思褒姒故思得賢女亂正諫不聽所信唯婦人之

言故詩人冀其改德於賢女是亦補救無策不得已而思此一着耳案非序意也曰周人思而大夫

問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

問關傳云設牽狼也今本脫良字足利古

本有朱注設牽聲也口言大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夫命車出而旁求賢女也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非飢如飢非渴如渴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我王雖無好嬪嬙足扶爾歡者願心以燕喜爾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興也依茂木良平林平地辰彼

碩女令德來教辰時也王家如平林鷓之集不可

不嫌於天王家矣以鷓之集式燕且譽好爾無厭

平林興碩女之來教王焉式燕且譽好爾無厭

譽子稼通所謂鐘鼓樂之也好爾者褒嬪嬙也今

方苦於褒姒嫉妒若代以膠木之德其將必如葛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能下達也序稱褒姒嫉妒示是義也以章蓋廣之雖無嘉穀式

食庶幾衆嬖嬙好爾無射必將屢飲酒爾以奉爾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借笑語而樂之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設我庶幾其相與

樂女矣女亦庶幾歡洽永日哉是章狀閨房雍熙

陟彼高岡折其柞薪更端言之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折其柞薪其葉湑兮比也代其柞而新翠

得伐其木也得窈窕焉豔毒煽方處故以陟岡比之柞新葉將

鮮我覯爾我心瀉兮多我覯瘠句法同欲覯爾求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也高山人仰之大道人行之

心其鄉往之焉作是詩者其慕大姒邑姜之德欽

駢六轡如琴言既得賢女迎而內之宮時也柔轡

觀爾新昏以慰我心既迎師入則臯鳩不

車牽五章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青蠅讒人集朝寘筵蝶近小

至何草不黃二十六篇唯是篇無廣辭蓋前後已

明故也讒人即車牽之讒巧而寘筵之小人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

此也營營往來也。朱注往來飛聲亂人聽也。

案說文作營云。小聲也。子之還兮。漢書作營。是非聲。青蠅汗穢不潔。能變白黑。拂之又來。以此讒人之集。

於王宮焉。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樂易則聰明正直而

營營青蠅止于棘

與也。棘即樊也。猶後世之權籬竹籬。鳩鳩曰其子在棘。在棘蓋與此

同。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為禍於樊外也。極紀極

營營青蠅止于榛

與也。疏云。藩之物。案此似伐二木。曰結

藩。然曰止于棘。止于榛。明是種以為藩者也。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禍是為

樊內也。構言構成其隙也。二人言王與詩人也。左

傳。構我二君。口交亂四國。禍之大者。而先提之於

章法為變例。蓋構我三人。大夫自道其身上。故後

之。只是辭之巽也。

青蠅三章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時言王庭及當時諸侯也。不曰刺幽王者。蓋亦

武公之志也。猶抑曰刺厲王。卒章戒監史者。亦有

自警之意。通篇言賓而不言主。亦慎樞機。猶抑之

警。幽王荒廢。媒近小人。威施實御。在側。媒近者言

近卑賤不可近者也。卑賤見孽。則能讒諛。如優施二五可見。

飲酒無度。天下化

之。與刺時。君臣上下沈湎淫液。說文酒沈於酒也。

又醉。武公既入。辨太嚴矣。譚大夫告愬於王者也。

疏。既入。是序文。遙相應者。粗心者。渾不知。而作是詩

也。韓詩以為武公飲酒悔過之詩。噫。其何敢僭天

子之雅乎。序曰刺時曰天下曰既入。是要語。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首章言古之人君將祭射而飲其初筵時折旋揖讓秩

然有序也。前二章言先手札樂之飲後。三章刺當時以賓之初筵句分為兩段。邊豆有

楚殺核維旅楚列貌。楚者茨衣裳。楚楚可並者。殺豆實也。核籩實也。散則核亦曰殺。

也。族陳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必偕言飲之齊一也。夙夜

求前射而君再舉。族大夫皆受酬也。**鍾鼓既設**既設即言宿懸也。大

故言之恐非改懸避射位之謂。沈失語勢。**舉醕逸逸**舉族酬之爵者逸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大侯君侯也。抗舉也。將射張

綱于植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弓矢斯張亦出公劉弦弓也。矢是帶言。**射夫既同獻**

爾發功同言其耦相比也。乃發彼有酌以析爾爵

勝耦酌酒以飲劣耦。故左右耦各視的如仇以求進爵於彼也。於是揖讓而升下而飲是禮也。

箛舞笙鼓樂既和奏

二章言古之人君祭祀之飲。言飲而飲自有。傳云兼箛而舞與笙。

鼓相應業箛師職祭祀則鼓羽箛之舞。**烝衍烈祖**

以洽百禮烝進衍樂也。高以成湯為烈祖。周無是

蓋諸侯所通稱。武公刺時不敢以**百禮既至有**

壬有林壬然大林然盛也。**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飲以札祭而飲以札故。袖錫其湛曰樂各奏爾能。

其湛轉用上句言今日之湛樂也。首章至四章上八句下六句相轄宜察句勢轉折求其義以下六

句言賓主獻酬相和樂也。奏能蓋言哥舞。賓載手以樂尸賓也。應上箛舞笙鼓。旧說恐不當。**賓載手**

叔

仇室人入又

仇挹酒於罍也主人委能賓乃手挹
則前此亦獻可知言屢獻樂尸也箋云室人有室
中之事者謂佐食也疏云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
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酒所以安體也
亦康爵也上二句專言獻尸此兼言賓客則互相
獻酬以盡其歡心飲以禮不及亂也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

疏云其未醉止旅前也曰既醉止旅後也是曰既
醉旅末也下章無算爵也案以古禮叙之太盛當
然也然是不拘古禮說之但是飲亦有盥有史
則不與紂長夜同武公以當時禮宴為刺者也禮
寡如是則尋酒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句出同頌其
之筵不俟言曰既醉止威儀幡幡猶翻翻也幡幡
傳云難也亦曰既醉止威儀幡幡

如賦落英幡幡注飛揚白○朱注輕數也

舍其坐遷屢舞僂僂

莊子毒哉僂僂

乎歸矣猶踟躕也朱注軒拳之狀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慎密也曰既

醉止威儀忸忸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禮秩爵秩也

儀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四章言沈酒之態更說正義○大聲囂囂殆似紂之式號式呼

說文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

亂我籩豆屢舞傲傲

舞不能自正也朱注頌側之狀○言亂籩

豆之行堂上躐躐也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郵咎也側舟之俄屢

舞僂僂

俄頽白僂僂不止也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

每章上八句下六句

為段落落故曰下六句更說出正義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賓至醉則退故皆受

君之寯思禮不衰屢共燕禮也然醉而不出者必

德威儀謂之自賊其德禮法所不容也曰並者醉

而不出者十而有一耳故著象實並出也一云上
盛言祭則三章曰下亦言祭而飲故以受神之福
言之唯武公慎言故言不察察也○鼻引並受
其福曰賓主之禮也並字與箋合然受福說有美
譽余所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朱注飲酒之所目甚
不安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不五章言醉者之不可**既立之監**
督過深惡曰終之

或佐之史立監而佐之以史也次句雖有監史不
能如何之事也○東萊云淳于髡曰賜

酒大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人君燕飲之
制猶存於戰國者也立監即執法佐史即御史**彼**

醉不臧不醉反耻彼醉而迷亂不臧者却以不醉
為酒間耻益飲而益醉也故監

史亦瞠**或勿從謂無俾大怠**以下皆武公戒監史
若耳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酒
愛矣退不謂矣之謂不至
大怠其他則不謂而可矣

多煩言莫如不言不語焉是疾醉者之言也監史
是有言責者然壞亂已甚故使其嚙口置之度外
也○三勿一**由醉之言俾出童殺**此由言就其言
無字義可味

童殺喻醉者之妄言也彼將使汝出童殺言以狂
妄意外之事唐突之也○童殺酷似彼童而角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今之人無肅心飲三爵則不
覺百事况敢多又而不止乎

於予無何誅之意也三爵玉藻所謂三爵而油
以退是也箋意不了不識猶不知其秩不知其郵
口武公戒監史曰勿從醉者而督責之特無使其
至大怠斯可矣沈酒坐上不辨卓白唯當言言語

犯語以自戒慎耳若就醉者相辨乃却招母望之犯
陵也故醉者不可從謂今之人三爵而昏醉况其
後乎不至大怠可以已矣疾其人而置之度外深
刺時之意也置之度外避其唐突有自警之意

賓之初筵五章

甫田 瞻彼洛矣

桑扈

頍弁

青蠅

大田 裳裳者華

鴛鴦

車牽

賓之初筵

毛詩考卷二十

